

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寒猶手
拙操杆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天寒知運速况復鴈

南飛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也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

辭曰鴈雍雍而南遊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良曰衣工謂傳咸也刀尺謂執政事

也執其刀尺弃人之寒如遺者也善曰衣工喻傳咸也張衡人

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向曰言人不能及身自來當代之事焉所希真也善曰言凡人皆

况復已朝餐曷由知不能怨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

我饑銑曰朝餐謂咸先食祿也曷何也何由知我饑者刺咸不庶已不人也善曰言已朝餐而忘我饑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

誤也

悠悠君行邁榮榮妾獨止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煢煢

河安可踰末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

子濟曰煢煢孤也妖冶美兒粲粲衣服鮮明兒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

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善曰雅

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姱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

注曰紀猶錄也遠蒙眷顧言街恩非望始翰曰遠蒙眷顧言謂

夫先寄詩也街恩謂街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者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銑曰言夫

容色貴及時既廣難為容態也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

朝華息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向曰忌畏

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去畏日晚也皎皎明淨兒彼姝請彼都美人也灼灼盛兒懷春如春華之美善曰說文曰

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牖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為粲

西城善雅舞揔章饒清彈
亦美貌
濺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揔章技即古

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
謂簧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良曰簧笙也朱絃

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音
善本作入

雲漢
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侔暫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醉秦之善歌者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
銑曰希少讚美也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

棄置北辰星
此女龍煥
動喻已也之龍喻

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

蒼兄機一首
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蒼

陸士龍
善曰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蒼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

戀行邁興言在臨觴
善曰機詩曰捐塗悲有餘臨觴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銑曰南津北渚謂當

美色言奔不移之心而問美艷之色善曰北辰言不移也女龍喻美女也言奔彼北辰之心而問此女龍之色機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眾姬即指西城揔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見賤也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歡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時送別處絕濟無梁皆無橋也善曰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

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故去南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

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商善曰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

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衡軌若殊迹牽牛

非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弟之名而不得同聚善曰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閣成駢服故答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睠彼牽牛不以服箱

答張士然一首 陸士龍 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答之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

丘榛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善曰新序孔子張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脩路無窮

迹井邑自相循 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百

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向曰百城郡也千室謂千室之邑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

之異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隣則見君子也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

域善本 親識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

遠眷眷懷苦辛 良曰靡靡行兒眷眷顧之將深也善曰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兒也韓詩曰

眷眷懷顧古詩曰輾軻長苦辛

答盧諶一首 善本有 善本

劉越石 良曰晉書太劉琨字越石漢中山靜王之後初為博士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中郎段匹碑領幽州牧謀求為匹碑別駕諶有牋及

詩與琨故有此答琨竟為匹碑所害也善

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

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

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

謀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碑領幽州

求為別駕謀牋詩與琨後琨為段匹碑所害

琨頓首頓首

善本無頓首二字

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

暢經通之遠百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喜

善本作悲字向曰思事則悲閱文則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

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

也歡然以喜善本有昔在少壯未嘗檢括善曰蒼頡

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喜善本乍

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銑曰老

之書以大小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小

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哀樂不繫於心善曰老莊老

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滅榮者晉書曰阮籍放誕不

拘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

所能薄愛之或不厚晉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

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天信理者亡是

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自頃軻知張

亡不信直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美樂之謂也困於逆亂善曰軻張鷟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

家國破云善本作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偕即位干

又曰遣子繁攻長安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此二句善

陷之家亡見下文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濟曰塊然獨居曰哀謂哀其國

吟下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禺人

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

暫歡譬由疾疫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

良曰排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

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一卅之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一丸

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善曰刻漏也說文夫才生於

白以銅盛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夫才生於

世世實須才

善曰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持出

和氏之璧焉

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

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良曰郢楚也隨隨侯也和璧明珠雖出隨楚其實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謀不得獨留於珉處也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

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悵爾

善本作耳

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

善本作忘也

也

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難至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

昔駮驥倚軒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駮驥曰

古之良馬也駮驥也良樂孫陽也昔日有人以駮馬駕鹽車馬倚轅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為八下駮此喻珉不能知謀而匹礪知之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駮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又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轅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駮驥也古今地名曰實乘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

也王良無遇驥之車因伯樂而連言之孔

百里奚非

善本無非字

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勛之

而已

濟曰百里奚仕於虞虞公不用其計而亡後仕秦為大夫而秦國霸豈在虞時則愚於秦則智用與不用也今君遇之謂

謀見用於匹礪也勛勉也戒令勉之無二心也善曰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上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曰物雄以不復屬意於文二

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

良曰次次序也現自言文章久廢無次序也善曰鄭玄儀禮注曰

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

來詩之益美耳琅頓首頓首

向曰讓寄詩於珉故亦思珉一反報指意也珉故稱

讓意報此一篇言已詩函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善曰稱旨稱其意首也毛萇詩傳曰適極適也又雁厄運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厄運初遘陽文在六

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是爻之上九也辭去九龍有悔喻天子

也湯文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

象棟傾坤儀舟覆覆喻晉之崩亂善曰乾坤謂天地左氏

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

紛群妖競逐濟曰厲危也群妖謂劉聰等為亂也善曰言

楚辭曰擢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群雄競逐

火燎神州洪流華域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喻群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燎

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

于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天下

彼忝離離彼稷善本作痛心在目其良曰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心目善曰毛詩曰

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忝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

疾首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善曰無心謂無心愛

也善曰無心謂無心愛

英蕊蕞夏落毒卉冬敷銑曰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

落謂賢者天在冬敷謂寇賊橫盛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蕊

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

禽醜物以如彼龜玉韞櫝毀諸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

比讒佞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

賢為匱匣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

日韞忽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翰曰忽狗草狗也解者列於

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屨亦猶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弃

故六此談最得其理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

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

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咨余軟亂

弱弗克負荷濟曰咨嗟也自歎軟弱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

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善曰漢書曰王尊字子伯為京兆尹

之不逮禍延凶播音波協韻良曰愆過豐稜仍重彰明也

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

也善曰漢書曰王尊字子伯為京兆尹

也善曰漢書曰王尊字子伯為京兆尹

也善曰漢書曰王尊字子伯為京兆尹

也善曰漢書曰王尊字子伯為京兆尹

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太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被劉聰所敗遭
凶禍而遷播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佞言過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現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聲類曰播散也 忠墮于國孝

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向曰言喪國亡家之罪其積如山河之高深也 善

曰范曄後漢書世祖諷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斯
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

釁善本作之深終莫能磨其三銑曰此瑕至深不可能磨滅

磨郁穆舊曰姻嬖典婉新婚也濟曰郁穆嬖婉和美兒姻親

新婚與謀如兄弟也詩去嬖婉新婚如兄弟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即謀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嬖婉之

求又曰觀爾新婚 不慮其敗唯義是敦善本無 哀糧攜弱匍

匍星奔良曰慮曼教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提攜父

穿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 未輟爾駕已墮善本作 我

門二族偕覆二孽並根向曰輟上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

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去並根

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現來

救荷盧未至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現現父母年老不堪輦馬步擔不

免為泥所害何汝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

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

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

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 長斬舊孤末負冤塊其四銑曰舊父

孤未能復父之讎也足負冤冤 善曰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

冤冤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

突圍得免後演治稟兵遂不守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

繁縟柔條脩罕翰曰亭亭孤直兒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葉

以喻謀宋玉笛賦曰荷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善曰孤幹孤生之竹

侶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爾實夕

捋零爾竿協韻公竿翠豐尋逸珠盈椀濟曰採捋皆

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椀椀小器琨自喻也

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

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 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

去矣

善本作乎字

庭虛憤

善本作情字

滿

其五良曰言我急憂是用爾道消之令緩往將去我

矣使憤怨之情滿於庭也善曰去謂之匹

虛滿伊何蘭

蘭

桂移植

善本無此二句

茂彼春林瘁此秋棘

向曰蘭桂喻君子也春林

喻段匹碑也秋棘自喻也言謀為匹碑左右是茂奔珉而去是病也善曰春秋以喻匹碑秋棘珉自喻也

有鳥翻飛

不遑休息匪想不棲匪竹不食

銑曰有鳥喻謀也言昔賢明之君也棲食喻令公祿也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

彼桃蟲翻飛惟鳥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

永戢東羽翰撫西翼

翰曰戢斂也東謂幽州也翰高飛也撫舉也言

高舉去并州也善曰戢斂也翰高飛也善曰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濟曰輟止

之深也善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

良曰暢達臻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

味以殊異而珍重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謂善曰呂

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羨者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

澄醪覆觴絲

竹生塵素卷莫啓惺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

隣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

文昭

向曰醪酒也生塵不足玩也啓開也惺惟惺也談賓辯論之

銑曰段生段匹碑也出幽出於幽谷遷于喬木也言能資履忠信明

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善曰澄醪絲竹謂香味也淮南子

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也臧榮緒晉書

曰鮮卑段匹碑自號大將軍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開

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今日相

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乃奮長縻是轡是鑣何以贈

翰曰旌旗也駢駢調弓兒輿車也翹翹遠兒也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於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駢駢

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其八濟曰奮振也厚祿縻謀使控鑣轡而生也贈子謂贈謀言也竭盡也今盡心公朝也叙懷叙已懷也引領謂延頸望謀而長歌也善曰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謀一首

良曰前詩未盡復有此贈勸謀欲共輔晉室也善曰臧

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謀系無奇略以常酬理

劉越石

握中有玄璧

善本作懸璧

本自荆山璆

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王之山璆美玉

也以喻謀也善曰懸璧懸黎以為璧以喻謀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王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平協韻望太公名也叟老也際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熊非羆

非龍非彰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鄧生問

激千里來相求

銑曰鄧生鄧禹也激亦感也光武襲河北禹相求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謂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

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翰曰白登平城傍高地名漢高祖遺所封地名項羽入關與高祖會鴻門羽將圖高祖用張良計謝羽得免留良所封地名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立陵者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齊曰留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重耳

晉文公名任用也五賢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小白齊桓公名也管仲射桓公中鉤即位任管仲為相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侍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苟能隆

二伯安問黨與讎

良曰伯長也謂文公桓公也黨朋也謂

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矣

矣夫何其不夢周

向曰撫持也數子謂上太公已下也此數

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

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已想之而共

悲獲麟西狩涕孔丘

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苦則

西狩獲之狩獵也宣孔子論尼字丘名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去言

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翰曰琨

室故去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歎時節易度如雲過

也浮過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去脩事而能建業法曰建功業夕陽

西流喻將老之人也愁康幽憤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濟曰隕落也秋西方白也故曰素秋朱實繁花特就而為勁風素秋

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寇賊破敗傾倒也善曰劉楨與臨淄侯

書曰肅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

濟曰華蓋車蓋也駭

以素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濟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轉輅也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

贈劉琨一首

并序善本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

故贈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向曰琨嘗辟諶故稱

任此官也

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

才歷世指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且上書當昧犯

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銳曰短弱尪劣罕希任用也言受性尪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

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在木闕不材之資處

鴈之善鳴之分 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
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
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
其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
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
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
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
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

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 **卷異遽子愚殊甯生** 濠伯
玉有道則仕無道則懷而懷之甯武子去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
也 善曰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
道則愚 **匠者時時不免饌** 脊 賓 良曰木既不能全不材故時
不免充饌以饗賓喻已為匹礪時時恐不免充饌也 善曰言在木
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鴈之善鳴故不免饌賓也莊子惠子謂弟子
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
顧廣雅曰饌食也饌與騷同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

接事 向曰得蒙接會謂從事中郎也 善曰 **自奉清塵于今**
宋袁保乾圖注曰五禪五行用事之進

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善曰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拍斥尊者故假塵
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

之譏已 善本作 **彰**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
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
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役 **大雅含弘量苞**

山藪 說曰大雅君子謂瓊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
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
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 去 **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 翰曰優厚款愛昵
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
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
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
備言燕私 **同滑肉者謂瓊以謀為兄**

弟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
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

為知己古人罔喻 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善曰
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

善曰 **昔**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

廉善本作廉字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度善本作庶字良

也嚴遂求之以殺韓相俠累荆軻為燕太子丹報讎於秦王二人皆

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

善曰聶政已見別賦荆軻已見西征賦謝承後漢書揚喬曰疾生為

意氣列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于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

與糜古字通達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

夷險已之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

之日謂事現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

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

傳注曰已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牧迹府

猶決竟也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畜康幽憤詩

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憚云珉之左右也牧迹府朝謂琨為司空

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歧路之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

垂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之豈直絲深人亦有焉謀言不能遂初

如之情而變也分珉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

途或迫于善本作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

而後歔歔哉齊曰歔歔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

奚何也歔歔悲也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

善本作眷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

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

至於盡言邪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况言不得

不勝猥懣莫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引

美亦以摠其所抱而已

說摠舒也言不勝煩怨故獻此詩

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

猥絮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

班固兩都賦序曰維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悒

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

翰曰肆展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善曰左氏傳三使

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濟曰咸池堯樂

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

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珠謀之願也非所敢望

也謀死罪死罪

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善曰

藩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

向曰漢深哲智熙興振舉弛解雍和伊之順從也惟皇謂懷帝也言懷帝有深智之德能

晉統舉其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

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

增峻

其一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琅為刺史得人故云高也善曰漢書曰此斗魁下

六星兩兩而此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擗舒也尚書

帝曰咨四岳春秋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

翰曰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賢臣也

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

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

引濟艱難對揚王休

其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其二

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忠

宣揚帝王之美道也善曰言琨之德尚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

同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

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

詩曰君子有徽猷

伊謏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

世

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遭遇也婚姻謀妹嫁現弟也著明也累世從父至子也善曰爾雅曰溝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

暢往事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

同興廢熟去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相為好憂美與廢皆同之

諧和契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善曰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與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

約也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破洛陽也播散遷移也謂謀

散移奔垠也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

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與真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

艱翰曰謂望戾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善曰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

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四

翰曰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

事乃身之過也善曰阻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大鈞載運

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迂過俯仰

濟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

時日月之度迎疾如俯仰之間也善曰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曜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成今惟

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

其五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現處不

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疇曩

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疇曩

伊何逝者彌踈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

曰死者彌久温温恭人慎終如初

銑曰温温寬柔兒恭人謂生者彌踈温温恭人慎終如初

善曰恭人謂現也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始則無敗事覽彼遺音恤此窮

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其六翰曰遺音謂現先遺謀詩有憂恤之意窮孤謀自謂也樛木枝

下曲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謀自言附現而起也善曰遺音謂謀父之言也窮孤謀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遠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卹窮孤樛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妙哉蔓葛得託

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

文選二十五卷 一十七

光明也倅齊也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為王名言蒙琨奉承齊卞和之

王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倅等也韓子曰楚

子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尤良用之驥駟

所親之臣驥駟駿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用之於駿馬也善

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庶恤御簡子杜預曰郵

無恤王良也尤承亦既焉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

與郵同古字通駿珍向曰駑猥惡馬也以喻已也駿珍喻賢良也方齊也言奉眷

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物凡也西

京賦曰方駕授輿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

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弼諧靡成良謨莫陳庶覲狐趙有與

五臣其八銑曰弼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庶可陳述

也狐趙晉文公臣也五臣則謂狐偃趙衰等也善曰尚書曰謨明

弼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庶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

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五臣已見上五臣奚與契闊百羅

善本作

曰奚何也百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我與

身經危難也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羅毛詩曰

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身經險阻足陷幽遐善曰言

百羅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身經險阻足陷幽遐已與五

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

疾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心自同匪他其九濟曰分節昵近也綢繆綿也言蒙親愛委

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昔在暇日妙尋

通理尤彼意氣狹善本作是節士良曰尤非也昔在

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宗立節而隕命皆非正道故非而狹之也

理道也善曰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

氣而隕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

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

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向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

節士之流思情以趣舍同善本作要窮達斯已其十向

體信而乃生感趣舍同周字要窮達斯已日趣進

舍止也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

匹碑處也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救之趣舍無所要求窮

二文選二十五卷

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喜怒不
等趣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
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
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
以脩德也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寡人

日碑效忠飛聲有漢
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匹碑也善曰金日碑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蓋遠邇以飛聲

桓桓撫軍古賢
桓桓撫軍古賢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
匹碑能濟彼塗炭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碑尚
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爲後進

塗炭既濟寇
寇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

挫民阜
良曰挫摧也阜盛也善曰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

謬其疲隸授之
朝右授任在衆人之上也疲隸惡賤謙自比也言誤以我爲別駕
爲汝南太守敎椽吏曰其憲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

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祗
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

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銑曰祗敬也高明謂匹碑也言實敬
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朗令終鄭
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
鳥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讎而無心者善曰毛詩
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斯心謂謀
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

每憑山海庶覲高深
憑依覲見也高深謂瑁也言每依山海庶得相見也善曰山海以
喻瑁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成其深

遐眺存亡緬成飛沈
其十三濟曰眺視也緬遠也
沈眺望也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收跡西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去收跡西

路之遠我心為咫尺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已
畏匹礪疑其二心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毛詩曰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 絲絲女蘿施于松標 必遙切
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 松標喻匹礪也 善曰女蘿

自喻松標謂珉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栢廣雅曰標末也 稟

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

質承此衝颺 其十五翰曰稟受也晞乾豐茂操執也纖質謂微
機要之事也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

詩傳曰晞乾也颺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 織質

寔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濟曰寔是值
也言誰謂我精靈至在識意也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不

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不

見得魚亦忘厥餌 良曰餌鉤上食以引魚也 善曰餌猶筌
也言者所以在意 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其十六向曰言我遺

也得意而忘言 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喪形骸投之遠識深
識謂珉之意也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游曰吾與夫子遊

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

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先人 善本 頤意潛山隱几 良曰先
王命論曰淵然深識 作民 頤意潛山隱几 人謂古

人也頤養也潛山巢許之徒也隱几謂南郭子綦也 善曰毛詩曰
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卧嗒然似喪其

偶 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眾美 良
也 熙慘也澡浴也言如此之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自附於美而美自

附 善曰說文曰熙燥也謂暴燥也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
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 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 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其十七良曰慷慨歎也歎此遐遠之蹤不能追之也故有慙高人之

意旨意也 善曰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
旨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 善本作一
言 轍 良曰異論謂有讒珉於匹礪肝膽喻近楚越兩國名喻遠也言

平生親近之心遂為阻遠珉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 言
善曰謂珉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珉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

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
近也楚越喻遠也同大觀謂珉也鷄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

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 死

生既齊榮辱奚別 鏡曰以大觀之道則榮辱死生齊而無
別善曰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

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
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處其玄根廓然靡結其十八翰

形類自然之根廓空也處此玄根體空無結閱也善曰廣雅曰玄

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

雅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福為禍始禍作福階濟曰禍福相

善曰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禍先越記曰禍為福先福為禍堂天地盈虛寒暑周迴

良曰萬物滋繁為盈枯槁為虛寒盡則暑來終而復始故言周迴也

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夫差不祀魯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其十九向曰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而驕為句踐所滅故云不祀魯

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

吳也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福也言吳亦當興復晉室也善

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勾踐敗吳吳

王遂自剄死滅吳也以喻珉也史記曰勾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

賜勾踐胙九命為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邈

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

流如淵之量銑曰邈遠也遠矣美珉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

體雖謂人所屈伸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闕也

量喻其深也善曰達度亦謂理也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

滿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包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

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翰

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

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

盧子諒

字道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

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平陸引長流岡

巒挺茂樹中原厲迂飈山阿起雲霧向曰陸平地岡巒山也挺

二及卷二十五卷

拔厲作逆疾也颼風也山阿山田也善曰厲疾貌也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求慕

良儔不獲借舒情將焉訴銑曰謀旅官幽州故去游子借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遠

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朝鄙多俠氣豈唯地所

固翰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北稱胡也鄙邊也言朝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

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李牧鎮邊城荒

夷懷南懼濟曰李牧趙將嘗屯鴈門故去鎮邊城荒夷匈奴也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

備匈奴匈奴小入詳此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

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趙奢正疆場亦秦人折北慮

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趙奢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推無侵北之慮

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羈旅及寬政委質與

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時遇良曰謀自去寄客於匹禪蒙寬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

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善曰

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字子御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謀自言我鈍駑之姿徒

驚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

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非與飛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

暇收民譽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

也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倪寬以殿黜終

乃最眾賦翰曰倪寬為左內史愛人不忍急切租在後當免官

也殿後最先也善曰漢書曰倪寬惡左內史時裁闕狹與民相假

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

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濟曰何

公為楚內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為人思之赫赫

盛貞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 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

二子故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謀自謂也有素謂素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二子謂崔温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二子謂崔温也

答魏子悌一首

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謀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

銑曰崇高榦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就孤腋下皮白

堪為裘然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眾賢之力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謀並成大業 遇蒙時來會

業者資眾賢以成大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謀並成大業 遇蒙時來會

聊齊朝彥跡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謂悌也言我蒙遇其時得也漢書蒯通曰顧此腹背羽 池彼排虛翮翰曰舟人孟

時乎時不再來 顧此腹背羽 池彼排虛翮晉對晉平公

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也腹背之翬增之不能高減之不能下堪自言我腹背之翬愧對悌六翮之用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舂人孟胥跪而對曰

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

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

之翬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

容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 寄身陰四岳託好憑三益

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碑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為三益友謂悌也

言我寄身於琨得託於悌也 善曰四嶽謂劉琨也四嶽已見上文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

昔孔子遇程子於塗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與悌過於

昔人 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

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在危每同險處

安不異易 赤切 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向曰晉

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謀悌往伐之為賊所敗 奔安次故六同險易厄難也 善曰易夷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 敦煌土界闊遠分立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 匹碑為此職謀在碑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

樂平劉琨自伐飛
孤口奔安次也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銑曰契闊厄難也周

旋相追逐言恩義之道自此深厚
善曰契闊已見上文
豈謂鄉

曲譽謬充本州役幽州別駕也
善曰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

論行匹碑辟謀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
乘離今

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濟

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今我情之驚懼也然理迹苟通不以形遠而為

非精神之不通
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楚辭曰眾人莫可與論道

形骸已見上文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蹟恨無隨侯

珠以酬荆文璧良曰篤厚蹟深也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

詩如荆文之璧也下和獻璞至楚文王始剖得良玉故云荆文璧荆

楚也
善曰小雅曰蹟深也隨侯珠已見上文荆楚也韓子曰楚人

下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三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

命曰和氏之璧也傳立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浩

善本作
皓字
已盈銑曰霽清也軒門扇也盈滿也言月露之色太盛盈

春秋曰冬不用翼清有餘也軒牕也蜀都賦曰高

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

獨夜無物役

寢者亦云寧銑曰無物役謂無事役已也寧安也
忽獲愁霖

唱懷勞奏所誠善本作成字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懷勞

序云亦從
兄宣遠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濟曰靈運既歎行

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仰
而迴眷毛詩眷言顧之
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牽

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

德之稱也言雖牽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善曰長

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兮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

曰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鄙

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向曰瞻為安城守靈

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本作逾字

濬華宗誕吾秀之

子紹前胤

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胤緒也之子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善曰

阮德猷答棗道彥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

吐芳評鴻漸隨事變靈

善本作雲字

臺與年峻

其一翰曰綢繆

纏綿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煜和氣也芳評芳信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善曰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煜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評鄭玄禮記注曰評問也鴻漸以喻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願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功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華萼相光飾嚶鳴

善本作嚶嚶

悅同響

濟曰華萼喻兄弟也嚶鳴兩鳥之聲也言

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與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

爾賞

良曰子以親而厚我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賢易色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向曰比景與汝則在後鮮明方年城則一日

爾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其二銑曰萎葉涸流自喻也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

梁徇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

翰曰徇營也言營事業無成遂本志不克已復禮居

負樂道故云愧也

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子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

幸會

果代耕符守江南

善本作江南

曲

濟曰幸會得此祿剖符守於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善

日詩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履運傷在

上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再遵塗歎緬邈 良曰荏苒流易也緬邈長遠也言所履之運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

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路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

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其三句曰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

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答劉禎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

異槩 銑曰肇始允信槩節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

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

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翰曰承明殿名宣守安城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祕書監故云承明內

迢遞遠矣窈窕深也 善曰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祕

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亦 善

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作已

對 濟曰內外殊職故云塗睽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

字 相對也 善曰內外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 其四良曰揚朱墨翟感於素

絲路尚猶有悲况在我愛

而乖別也 善曰絲路已

見上文又絲或為蹊也

跬 行安步武鍛 殺 翻周數

向曰跬舉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翻而起不過

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

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

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峻 善本作愈

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

路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也 善曰阮籍

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

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

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

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 退不敢進 銑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

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評

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其五向日勵勉也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評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植與吳重書曰得
所采評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

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靈運襲封康樂公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大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

無歇成裝候良辰澆舟陶嘉月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

時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澆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

善曰趣向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澆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奉

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其一良曰悰樂也闕謂闕常情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

哲兄感仳

別相送越垆

林

銑曰哲兄謂靈運也仳亦別也越度也林外謂之垆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公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毛詩曰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毛萇曰仳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垆

飲餞野亭館分袂

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棧

曳遠望絕形音

其二濟曰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往也浮行也行客惠連自謂也悽悽

眷眷悲戀兒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棧棧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音也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

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郭伋遂止野亭韓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棧也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遙但自弭路長當問

善曰陸

濟曰靡靡行兒戚戚憂傷也既就長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解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

情彌遲

行行道轉遠去去

遲乎其

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折江眉

其三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水之交

入也湄水岸也善曰灑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

經止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

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屯雪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

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

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巘積素或原疇曲汜

薄停依

善本作旅字

通川絕行舟

其四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窮瀆之中舟皆停止通流之與絕而不行善曰爾雅口重巘隙也三逸楚辭注曰泊上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臨津不日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

得濟佇楫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

矚

善本作瞻字

興游歎夷晞起淒

善本作淒字

歌

翰曰津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空寂

良也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矚思與兄游故起歎息晞視也淒歌即此詩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棹息鄒爾雅曰行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

何

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萱草可以忘憂也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肯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諠草忘憂也萱與諠通痲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頌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謝曰顏范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太祖遣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仕故有此作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

東山

向曰張良貴極願弃人事邴萬春也養志自脩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

稽山也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存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良邴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及東山之志旁形

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

縱炎煙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

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眷謂眷顧

於心也微小也謂已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也衝飈謂徐羨之等為亂系廬陵王并及賢良故去焚玉發崑峯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

馬初被遷永嘉守故去餘燦遂見遷也 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
甲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望沙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
靈運極扇異同非毀劫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
戰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崑崙下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投

沙理既迫如叩頌亦愆 翰曰賈誼被出為長沙王傳司
馬相如謝病歸臨叩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頌亦失也愆失也 善曰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
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
叩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 長與歡愛別永絕平
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第但也

生緣浮舟千仞壑摠變萬尋巔 銑曰親愛緣為從頭
斷絕也千仞壑謂江

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
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舍
御者正身以摠轡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銑曰呂梁
琴賦曰青壁萬尋

三十里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艱此未足為艱難也
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

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
石閭 晏 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向曰閩中東越之名
言彼邊不可安處

日夜思歸 善曰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
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 事蹟兩如

直心愜三避賢 齊曰躡頰也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
矢三避賢謂太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

亦猶抱二直所以避三賢之路 善曰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
而巳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巳雖遷終無
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躡頰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躡跌
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

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 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 翰曰
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 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 託寄
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 善曰
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 盛明盪氛

昏貞休康屯遭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 良曰
謂太祖也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休美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

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
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
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

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
如適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祕書監再召不
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
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

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百纏銑

言我感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既劣易為板纏也言就徵也

善曰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

不回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眾版纏猶牽引也

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向曰會則也則是還其故園語往謂昔有

此語款然謂歎其所欲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加其穿築善曰

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

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告梁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濟

所取土石不勞遠引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林雜而或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雖非休憩

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翰曰言此故園

雖非休憩之地聊取永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

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善曰毛詩曰

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莊子南榮趺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

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回其波是衛

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夫子照情素探

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

懷授往篇

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已懷抱寫誠授所往之篇善曰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

可善本無見羊何共和之一首銑曰臨海郡名

嶠山頂也彊中地名羊羊蟾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今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善曰謝靈

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曠尖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頴

川荀雍太山羊蟾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三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覲杪秋之遙夜與子別山

阿含酸赴脩吟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向曰脩長也

田閒陌也袂袖判別也言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情不忍也善

曰說文曰吟井田閒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

顧望脰豆未梢於汀曲舟已隱水岸也言相望之頭未

正而舟已隱於曲岸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梢說文曰瘠疲也瘠與梢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

奔千里游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汝

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當棲薄

繫纜臨江樓良曰纜船索也日暮栖薄纜船於江樓之上善

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銑

言夕色雖斂憶汝之情轉增淹留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

日歎茲情已分慮况乃恸悲端向曰追念昔歡更增悲歎以分思慮况合

秋序乎悲端謂秋序也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秋泉鳴北

澗哀後響南蠻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銑曰隱

感動人使其憂傷久念昔憤聚於心也善曰爾雅曰巒山攢念

攻別心且發青谿陰暝投刻時中宿明登天姥

莫岑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時也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銑

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

入雲羊枯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

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徽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

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向曰瘵病也徒眾也言我臥

峯也峯山也善曰爾雅曰瘵病也大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胃其一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也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

無有堪與同事末善也衰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胃也令弟謂惠連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

事古詩曰濟濟令弟心胃既云披意得咸在斯陵澗尋

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良

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曛日晚也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暉黃昏時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

更延傾想遲去嘉音果枉濟江篇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山靈運

所居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與靈運詩也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

也果猶逐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善曰風波

日思面叙款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

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儻若果歸

言共陶暮春時其四濟曰務趣也言觀時之趣但合於官之

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善曰廣雅曰務遠也華十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三詩

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攬我心陶言也見上文暮春雖未交仲春善

游遨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山桃發紅萼野

蕨漸紫苞翰曰蕨山菜也漸進長也苞叢生紫謂紫色也善曰爾雅曰櫛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

蕨山菜也初生紫色也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嚶鳴善本作已悅豫幽居

猶鬱陶良曰鬱陶哀思也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懷汝之情猶

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夢寐佇歸舟釋

我吝與勞

其五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解我吝恨與憂勞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
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切切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荅四

贈王太常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向曰太常王僧達也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濟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折曲也善曰尸子

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蓄實毋希聲雖祕猶彰徹

翰曰水之蓄珠

龍睽

砌

九淵聞鳳窺丹穴

良曰聆聽也睽察也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

從中出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說文曰聆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士。善本作唯然觀時。善本作

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烈。善本作列字。銑曰觀見敷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

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朝列爾雅曰列業也。德輝灼

邦懋芳風被鄉耆。向曰懋盛被加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

閉。音驚濟曰側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門常晝閉言無事也。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

人貞吉。躬仲堪諫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間時晏開。器迴長者轍。善曰

荆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間時晏開。器迴長者轍。善曰林間里門晏晚。函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善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去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

閉晏開。又曰陳平。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

羣化徂生入窮節。良曰惟思浹及徂往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

節喻已年老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

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豫往誠歡。歎悲來非樂。闕。銑曰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往誠歡歎悲來非樂。闕。銑曰豫逸歎息也。逸樂之往信歡之息也。丘奏樂而喜樂闕而悲言今悲

來自傷不因樂闕。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凶。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屬美謝繁翰遙懷

具短札。阻點切。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遠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濟曰顏延年從兄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善曰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氛煩鬱。至夜曉乃息也。闕猶息也。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關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星分 良曰調偶猶無對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 側聽風薄 博木

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 銑曰薄迫 睇視也言

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蟬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善曰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蟬蟬之蟲隨陰隨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歲候初**

過半荃蕙豈久芬 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鳴則知時候過 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

善曰楚辭曰時薺薺而過 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躬 濟

屏退也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 虧憂也 善曰漢書曰寶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 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 歎抱情不得叙桓玄鸚鵡賦曰眷倚侶而情躬躬憂也 **九逝非**

空思七襄無成文 翰曰言我竟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 者君也襄及也但恨七反不成文章也

詩云晚彼牽牛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善曰楚辭曰惟鄢 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善曰詩曰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 不成報章 善曰襄及也 君曰襄及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良曰鄭鮮之為都 官尚書延年時為 太子舍人故有此贈答 善曰沈約宋書 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生 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曰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 善本作工字 銑曰皇居天子居 也體象也象衆星之環北極設

險謂禁衛也祗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天子宮也 善曰孔融薦 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 環極半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兩闈阻通軌對禁限**

清風 向曰兩闈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故去對禁也限清 風謂不見鄭 善曰兩闈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

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 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沛清風 **歧子旅東館徒歌屬南壙**

濟曰歧舉踵也旅客也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為 歌謠壙壙也尚書首在南故去南壙也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歧

子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之注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寢興鬱

無已起觀辰漢中翰曰鬱思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善曰毛詩曰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

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

恒漏窮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暗也闕門樓也鑒照也踟躕不安兒清防謂屏風也密靜也徙倚猶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

至曉不寐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冲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

思漏窮君子吐芳評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

行彼高松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評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傲

學彼高松貞堅之節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評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粵易曰賁于丘園束帛篋篋陸機演連珠

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知言有誠

貫美價難克充向口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善曰知汝之

言有誠實僭貫美價難以克充也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何

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齊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為琴瑟播之樂章善曰樹絲

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腴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

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翰曰監秘書監也和前靈運贈范二中書也善曰

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秘書監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隕步懼先迷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

步追之常恐先迷失其正道也善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

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銑曰寡於

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似將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
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又枯槁赴淵者之所
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昔邁多幸秉筆待兩閨**向曰伊惟邁
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善曰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茁謂智襄子曰日秉
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臺也事二官已見曲水詩

雖慙丹雘施未謂之素睽音
濟曰丹雘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
別也善曰丹雘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答劉琨書曰始素終
玄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睽也尚書曰惟其塗丹雘

徒遭良時詖彼王道奄昏霾
音埋翰曰良時明時也詖傾奄又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覆而
王道又已昏暗謂少帝之日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
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詖也方言曰

人神幽明絕明
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人神幽明絕明好各出如雲雨乖
離也善曰人神幽明絕明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會子

好雲雨乖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明好各出如雲雨乖
離也善曰人神幽明絕明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會子
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目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
名舜葬處蹊徑也善曰謂之始安

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萸音啼向曰緒風相緒不斷之風留
萸音啼向曰緒風相緒不斷之風留
辭曰倚石巖以流淨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哇留萸與揭車王逸曰留萸香草也

予閒衡嶠曷
月瞻秦稽濟曰跋舉踵也衡山名嶠山頂也言我閒隔此山謂
出焉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

皇聖昭天德
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善曰跣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
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還歸歸哉引聯會稽記曰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

豐澤振沈泥翰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霈之澤振
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徵已也善曰皇聖謂
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惜無
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

雀雉化何用充海淮良曰惜傷也雀入海為蛤雉入
善本作雉化何用充海淮
何以用充淮海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
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

去國還故
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剪棘開舊畦
去國

謂去職任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藜草也茨茅葺脩也言采

茅脩昔時之屋翦伐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善曰去國謂去

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問楚辭曰處

玄合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脩庭樹蓬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苦也廣

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物謝時既

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晏年往志不借向曰萬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

子俱也玉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親仁敦情昵**

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借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

興玩善本作賦字**究辭悽**濟曰親仁謂靈運也敷布昵近究盡也言

之悽切也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芬

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芬

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

草之音氣善曰吳都賦曰芬馥盼盪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

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

揚也**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

有也善曰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

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王僧達

說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願於獄中賜死也善法同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

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

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

連齊人也穀梁**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濟曰珪璋玉也

傳曰水南曰陰

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曾仲連也善曰

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

林府尚書曰**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說曰君子喻

道心惟微

之軌與精塵可並二賢為林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耶**崇**

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

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

本心善曰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陸景典**結游略年義篤**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

顧弃浮沉寒榮共偃暴

善本作曝字

春醞時獻斟

良曰

謂結交存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也亦去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也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交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暄輕雲出東岑

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

善曰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也

自麥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向曰秀美也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聲也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覲皖黃鳥載好其音

暇忽忘逝景侵

濟曰言歡樂乘比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

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口之車而遊於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

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畏但歌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

善曰歸田賦曰揮墨以奮藻

棲鳳難為條淑賦非所臨

良曰鳳非梧桐

不棲言君文章

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賦賜也言不

堪當所賜詩也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

周旋匣以代兼金

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匣以當好金也

善曰左氏傳

郡內高齋閑坐苔呂法曹一首

善曰宣城郡

謝玄暉

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苔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

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曠遠也言遠

盡見高深也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公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

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言所居高窓中平對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樂也

非君美無度孰為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

去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

鞠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

文選二十六卷

七

勞寸心

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矣無度又曰

勞心切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銑曰問遺也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王音玉音謂詩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

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

此

金本一作玉字

山岑

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步當見就善曰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王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

山海經王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濟曰沈尚書沈約也善注同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

卧理之在茲謂在淮陽也善曰漢書曰李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

印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時連陰盛農節葦笠聚東菑

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南山曲言淮陽猶

理况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葦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泉也菑耕田也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

永幽棲胡安道愁霖賦曰與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葦緇撮毛萇曰葦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

涼颼嘉魴聊可薦綠蟻

善本作綠蟻字方獨持

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為飲宴而已善曰盡掩已見上注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

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泔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沈朱實秋藕折

輕絲

向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良辰竟何

許夙昔夢佳期

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

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

也早夜思之頃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坐嘯徒可積為邦歲

已暮

翰曰後漢成續為南陽太守但坐嘯而已為邦謂為郡守也言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年而無德化及人也善曰張璠

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暉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枕

善本作令

自嗤 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

善曰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

同僚一首

銑曰眺為隨王文學帝徵眺還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

王記室善曰蕭子顯齊書謝眺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向曰言客志與江流俱未央息善客左氏春秋曰水泉

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善曰古樂

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頽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

蒼蒼

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秋色也善曰秋引領善本作見

京室宮雉正相望

平翰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言與己正相望也善曰潘岳

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金波麗鳩鵲

玉繩低建章

良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鳩鵲館名麗酒明也建章宮名低謂星下於宮也善曰漢書歌大

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銑曰鼎門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

王家冢南曰陽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州也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駘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鄂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

况隔兩鄉

向曰且至暮日光馳度尚不可保交接何况隔兩鄉也善曰馳暉曰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

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善曰南中入志曰風煙善曰南中入志曰

之中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關無橋梁也善曰南中入志曰常

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

言尉尉羅者寥廓已高翔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寄

酬王晉安一首言先贈詩今有若也善曰集

謝玄暉郡太東三年一置即今之泉州也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向曰稍稍樹枝勁彊無葉之

南中榮猶柚寧知鴻雁飛濟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

青閣日盱坐彤闈翰曰拂務言早也青閣朝堂也盱晚也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善曰顧氏家譜曰盱

風煙善曰南中入志曰

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善曰南中入志曰

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

言尉尉羅者寥廓已高翔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

酬王晉安一首言先贈詩今有若也善曰集

謝玄暉郡太東三年一置即今之泉州也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向曰稍稍樹枝勁彊無葉之

南中榮猶柚寧知鴻雁飛濟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

青閣日盱坐彤闈翰曰拂務言早也青閣朝堂也盱晚也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善曰顧氏家譜曰盱

風煙善曰南中入志曰

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善曰南中入志曰

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

陸韓卿

濟曰蕭子顯齊書云陸厥字韓卿吳人也好屬文州舉秀才後遷至太子大傳此詩為內兄顧盼先贈詩故有此答善曰蕭子顯志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昱少傳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吹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去竟陵王舉秀才選太子大傳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綺履奉王孫

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躡去也履衣冠之履奉侍也王孫者謂太傅王昱也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昱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屬叨金馬署又

點銅龍門

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口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錢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閣待士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出入邸舍為公矣所尊敬也善曰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為

朝夕異涼温

其一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桑柘也涼温冷熱也言朝去官莫則冷也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温喻貴賤也

殂落固去是寂蔑終如斯

善本作始字善曰但銑曰殂落死也寂蔑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善曰但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

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門有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温之事塞門絕交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史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鳥鵲嘯

濟曰鳥鵲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泉風吹水成文曰漣及爾謂與顧盼汎汎之也漪水文也善曰蜀都賦曰鴻儔侶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

劉楨有才華而植重之人問之以為采庶子之春華忘及家臣良曰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與植不合庶子家臣之秋實家丞亦家臣也謂防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

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北土之彦而植禮遇殊時顛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人** 善本作民字良曰王門謂邵陵王門也俊

賢俊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峻民用康後與俊同 **離宮收杞梓華屋**

當 善本作富字 **徐陳** 銑曰離宮華屋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賢才也徐陳幹陳琳魏文帝為

五官中郎將時並以才華為友善也 善曰離宮華屋皆太子也下盡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

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均蕭激於華屋魏志曰文

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 **平明** 善本作旦字 **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其三翰曰言晨夕侍游不常其所 善曰言晨夕侍游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

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 **書記既翩翩賦歌**

能妙絕 濟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貞劉公幹善於詩賦歌亦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

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 **相如恧溫麗子雲慙筆札** 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恧慙也谷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侯賓客對我兄肸則慙恧 善曰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

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 向曰駿良馬也良馬思遇長阪

以騁其足柴車弱車也畏懼也危敵險路也駿足喻駘柴車喻已也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東臺彥荅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

朱就韓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其四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 善曰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

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

里游 翰曰秦昭王遺平原君趙勝書曰幸君過寡人與君十日之飲呂安嵇康相思命駕千里游也中散大夫康官也 善曰

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渤海方淫滯宜城**

誰獻酬 良曰渤海郡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兄肸事邵陵王彼為淫滯之樂而此美酒無人相與獻

酬也 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 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銑曰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 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也 善曰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唐雅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其五良曰惜傷也日方始也 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已之老不遇濟時之才言此以傷時也 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謖一首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為

張謖為徐州刺史臨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采去薄

暮方來歸

翰曰樵采謂採樵也 善

張景陽雜詩曰投來備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首自外之文也 還

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謖也 扉門也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

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 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草門荆竹織門也 價從皆珠玦

裘馬悉輕肥

銑曰價從謂隨行者玦玦也裘衣裘也珠 價從奕奕廣雅曰實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

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向曰墟 也傳驛馬也瑞節信也謂軒蓋瑞節照所居生光輝也 善曰說苑

程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啻 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疑 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 疑

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 微物情弄疵賤何獨顧衡闈 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 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

言思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心弃於卑賤而君獨眷我於衡門 之下 善曰阮瞻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莊子曰人之有所不 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

也衡闈為絃韋非也或以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翰曰揮散
不得殺雞蒸黍與故人叙離散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
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
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
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懷情

徒慳慳

音草善本
草草字

淚下空霏霏

良曰慳慳憂兒霏霏淚下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

思也毛詩曰矜人好好勞
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銑

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云西北飛也善曰漢書曰帝思
撫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
揚州之西北與地志曰宋以鍾離
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向曰古意謂象古詩
之意也此贈中書監

王融也善曰集曰
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闈遙望鳳皇池

濟曰青瑣明名雲為通直郎
不敢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

鳳皇池善曰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
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啟告不敢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
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
令人賀之乃發志去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誰去相去

遠眼眼

阻光儀

翰曰眼眼不見兒阻隔光景容儀善曰

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
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岱山饒靈異准

善本作
沂字

竒

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
俊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入漢書有琅

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
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阜虞後徙于臨沂逸翻陵北海搏飛

出南皮

銑曰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子皆蒙魏文帝深眷
故言地以明人之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

氏多才子也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
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
海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
司馬彪曰搏園也園飛而上若扶搖也**遭逢聖明後來栖**

桐樹枝

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人皆逢聖君而後出
桐樹鳳所棲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

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
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栖

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濟曰莫
莫盛皇

離離下垂泉喻明君厚祿養賢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可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柯其實離離

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 翰曰桐樹可栖竹實可食喻中書省官祿可居食也何為言何所為

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餘貲以此喻已也 善曰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相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彦昇 銑曰助為新安太守郭時為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

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 則郭君也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抵 肯池濟曰膝撫為涿令風政脩明也行視返還也言時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曰而還也坻岸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

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俠穀而行郭璞上

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 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會則歡應事而感 滄江路窮此不能自執持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良曰湍險自此而多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言我

親好自斯絕孤游 謂時也 李善曰楚辭曰聊抑而自弭

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善曰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潘安仁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次於贈答也 善曰哀傷贈答皆

潘居陸後而此 在前疑誤也

文選二十六卷 十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已微細也弱冠謂一十時忝辱被辟

為太祖掾也善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

在疚妨賢路再

外上宰朝

韓曰疚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之姿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揚駿賈充俱辟為掾

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芄芄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荷公叔舉違

善本**陪廁王寮**
良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

於公府為掾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子法曰猥几也

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

東山擁耒耨

奴**時苗**
東山理農業也善曰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

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耨也**幽谷茂纖葛**

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

何常外降在一朝
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

巖而落於根言高卑外降無常在一朝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外降在於條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

湏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善曰小人自謙也

道之獨消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壁言如野**

田蓬翰
活**流隨風飄**
濟曰皆自謂所以耳翰轉也善曰

里乘風之勢也鴟冠子曰翰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翰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翰曰都邑游謂昔為尚書郎河朔儒謂河陽令也徭役也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求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

顧凱風揚微綃
音消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微絲謂和而不猛善曰毛詩箋曰顧視也

呂氏春秋口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練也**洪流何浩蕩脩芒鬱鬱君堯**

統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脩芒芒山也岿堯高也善曰**誰謂**

晉京遠室邇身實遼
近而身不得往室遠也善曰毛

詩曰誰謂宋遠又曰**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劬**
平協韻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善曰左氏傳人生天地間百年孰

能要平聲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善曰如敵

石火警善曰爾雅曰頰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若截道風良曰敵擊也警斬目見也言擊石之火

齊都無遺聲耳桐鄉有餘誼

純約害盈由矜驕驕而盈者則害之善曰周易曰鬼神害

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

桃音桃濟曰桃偷也猶苟且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立曰孔昭視民不挑君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翰曰洪河黃河也善曰潘

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詩音山善曰

游魚動圓波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

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銑曰厲急也蒲草名至秋

大夏緬無覲崇芒鬱嵯

人擾擾俗化訛五戈切濟曰擾擾擾比目衆也言都邑人衆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不能助繼先賢之令名善曰左氏傳人生天地間百年孰

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小雅曰劬美也

能要平聲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善曰如敵

石火警善曰爾雅曰頰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若截道風良曰敵擊也警斬目見也言擊石之火

齊都無遺聲耳桐鄉有餘誼

純約害盈由矜驕驕而盈者則害之善曰周易曰鬼神害

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

桃音桃濟曰桃偷也猶苟且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立曰孔昭視民不挑君

蘿 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

地性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曹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

琅邪 良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風舒緩博乃勅公曹掾吏衣皆去

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

改其俗椽吏禮節皆如 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

竟何常政成在民和 衆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史記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

單父邑愧無子賤歌 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琴而單父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 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濟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

在懷縣作二首

潘安仁 翰曰岳白河陽令遷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 良曰南陸曰道也日行南道

影長也朱明夏也送末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 善曰續漢書曰日

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 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

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 初伏啟新節隆暑方

赫曦 善本作羲字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

去 雲興夕遲 白日移揮汗 中宇登城臨清池

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 去起日移也中宇出中

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 善曰遲猶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

羅華果通衢列高椅 濟曰麟鳳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

園猶靈園也東征賦曰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 翰曰瓞

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草之下。薑芋之屬。分滿於廣大之畦也。善曰韓詩曰。縣縣瓜。峽薛君曰。峽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稻栽蕭芋芒。善本作黍苗何離離。

良曰。芊芊離離。長茂也。善曰。禮記曰。坊。栽者培之。凡時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

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銑曰。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迄至也。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制。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手詩曰。迄至也。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向曰。廊

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去善曰。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太

難為思。夫聲。朝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也。為下得之。若鷦是謂寵辱。若鷦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我來冰

未泮時暑忽隆熾。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也。

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吏登城望郊甸游目。

歷朝寺。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忽返顧。以遊自風。谷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激綠槐夾門植。音值。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祗攬懷歸志。濟曰。攬猶亂也。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也。毛詩曰。祗攬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眷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善本作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本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顧言旋葺鄉畏此簡書忌良曰簡書刑書也

忘此刑書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詩曰簡書戒命也一祇奉社稷守恪

居處職司音伺銑口祇敬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

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錙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

甲士三苗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向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

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南山鬱鬱岑峯落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藜被

廣隰濟曰岑峯峻白迅疾被滿也藜藜蒿也朝日順長塗夕

暮無所集翰曰順從集止也晝日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居止

歌行曰暮歸雲乘憶許浮淒風尋惟入良曰憶車網也

車慢也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翹遊風說文曰乘覆也惟車

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嶠函方嶮

澁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夷平也世亂未平嶠谷函關之路

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

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翰曰俎豆禮事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良曰託言深識

禮儀之事昔則聞也軍旅之事本未聞習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

俎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

玄容服注曰

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戰斂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詩二首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

陸士衡

銑曰此詩赴太子洗馬時作也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列

善本作心向曰高符瑞命也列猛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

無瑞命管道藝之術又無猛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此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

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

音尋協韻濟曰靖清端正肅敬也有

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深也善曰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

越渡也楚辭親友贈子邁揮淚廣川陰翰曰邁行揮拭也

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煎揮涕主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撫膺解

攜手求歎結遺音

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求

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無迹有所匿寂

寞

善本作聲必沈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背之無迹而形有所匿德之寂寞而無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肆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

目眇弗

善本作及緬然若雙潛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思

緬然若雙潛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瀆北遊

涉長林

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善曰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

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疊疊孤獸騁嚶嚶思鳥吟

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疊疊獸行自嚶嚶鳥聲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疊疊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良曰堂謂母室謂妻善

日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

善本作我歎寤寐涕盈衿

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仕晉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

志辛苦羈旅誰堪為此心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游官託

身承華側

傳陳敬仲曰承華東宮門名善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

陸機洛陽曰太子宮有承華門

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

書

濟曰撫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善曰

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

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

心感物情悽惻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

月初吉載

慷慨遺安念

愈字永歎廢寢食善曰遺

猶復也安何永長也

善曰東京賦曰膺多命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祭珠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

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尅

楚語曰防進則遂也善曰國

憂思樂之詩女曰歸

憂苦欲何為纏絲曾與臆

向曰

苦之事但纏於胃臆之間

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

仰

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濟曰霄空羨願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善曰

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

赴洛道中作二首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良曰揔攬也嗚咽悲哀也密

善御者正身以揔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

借問子何

之世網嬰我身

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善曰江傳答軍

嬰統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

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

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濟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白草木叢

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虎嘯深谷底雞

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翰曰哀風謂悲

羣獸也更經也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鷄鳴高樹巔 悲情觸物感沈思鬱

纏絲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良曰沈深悽悲也 善曰纏絲佇立已見上文

丁儀寡婦賦曰賤妾亮亮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且遵

平莽 銑曰脩長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 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

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夕息抱影寐朝

徂銜思往 向曰徂往也 善曰楚頓轡倚高巖 善曰本

側聽悲風響 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善曰本

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 善曰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良曰梁陳二國名

為吳王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

入此門為太子洗馬 善曰孫汝詩曰矯迹步玄闈東 假翫鳴

鳳條濯足升龍淵 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淵然龍鳳皆喻東

劉公幹書曰鷄鷄棲翔鳳之條龍躡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 玄冕與醜士冶服使

我妍 翰曰大夫玄冕也冶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

劍拂鞞礪長纓麗且鮮 齊曰鞞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劍拂

善曰禮記曰男鞞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鞞也

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 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

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薄言肅後命

改服就藩

銑曰薄辭蕭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目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

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目禮

夙駕尋清軌遠游越

梁陳

向曰夙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跡經過於梁陳之國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游已見上文

感

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且枚臯馬卿之屬

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善曰賦榮緒旨

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之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

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善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

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翰曰齡年也委安也言少時寄心於事物之少

琴書自安而已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

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被

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我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

欣樂而無憂也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

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銑曰宛蓄也言時相會將行徘徊蓄轡息於通衢善曰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

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詩傳曰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

命也來且宜與之

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孤舟

善曰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詩

逝

善本游字善本行負縣縣不絕負紆紆也善曰七命曰夸父為之投策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緲縣縣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之

縣縣歸思紆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拄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也眇

我行豈不遙登陟

善本降空善本千里餘目倦脩塗

千里餘目倦脩塗

善本

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斬高鳥臨水愧游魚

銑曰言

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

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
太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

善本作

迹字 拘聊且憑化遷終及班生廬

翰曰真想謂無為之事言此事久在

曾襟誰謂形之與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遷化之遷移終當同
固里止仁所廬也 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
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曰
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
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
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作一首

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入宋所作
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取事二姓故以異

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 善曰沈約宋書曰潛曰
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
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
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
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俗情

銑曰閑居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
所好也幽隱之事而無俗塵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

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
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左氏傳趙襄曰邾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
董無心曰無心鄙
人也不識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 善本
林園也南荆荆州遙遙行良 善曰西 荆 此謂
荆州也時京師在東故謂荆州為西也 叩棧曳 親月舩 善本
秋 臨流別友生 濟曰叩擊也棧舩傍版親愛也友生朋友也
月 臨流別友生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舩舩

也楚辭曰臨流亦而太息毛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

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
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晴

明白天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闊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淨
白 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顥離思
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
清說文曰通白曰晶晶明也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
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窳戚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窳戚

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我心依依慕之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審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審威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投冠旋舊墟不子卜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為好爵榮銑曰投此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善曰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為善名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一首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

故云永初

謝靈運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也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

色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蕭以素秋則落也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良曰夕也火心星為秋候旻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兩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露團兮苦誰為情游子值頽暮銑曰辛苦之情以難堪而又屬頽暮之時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歲留留其若頽向曰莊駙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大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故愛敬之也善曰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感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月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二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濟曰持此懷土之心慙謝古人之遠度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

忘歸思玄賦曰願德遠度以自娛 **李牧愧長袖卻克慙躩** 所步 **步** 將李牧

皆用之 善曰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

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埤上首

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

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押兩手擊也希買切

左氏傳曰使邾克微會于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笑於

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 善曰

也魏都賦曰邶鄆躩步 言雖有疾背不見棄遺也良時已見上 **曰余亦支離依方早**

有慕 良曰遇時雖醜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

子曰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

千賢音義曰形體雖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

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立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

夫子何方之依曰立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

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

書郊祀歌曰天地竝况惟予有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 顧

慕會音括擷租括切躩步米切 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 **空班趙氏**

曰左氏傳曰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 善 **空班趙氏**

璧徒乖魏王瓠 向曰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

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 善曰言

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謂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

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

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為瓠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何不據以為大罍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落也枵

然大貌捨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 **從來漸二**

紀始得傍歸路 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

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

心晤 善本作悟字翰曰晤對也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

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 善曰言遠遊窮山海之

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良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井

有故宅墅墟也此言自永嘉

一廿七

過故墟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銑曰東髮謂人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

為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成宿心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人生厚因物有遷 違志似如昨二

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爾

結慙貞堅 向曰言違我宿志如

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緇磷溥也王之為體漆之不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曰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之士也變蕭困極之良 善曰廣雅曰遠背也楊維解朝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踈曠也莊子曰蕭然疲而不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善曰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則仁者靜五臣本照此二句 剖

竹守滄海枉帆過崔山

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

曲船帆來過舊居 善曰漢書曰初與郎守為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水

涉盡洄公

翰曰登頓謂上下也洄公謂逆順也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迴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公

巖峭嶺稍疊洲縈渚連懸白雲抱幽石綠篠媚

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會巔

良曰峭峻也嶺疊重疊也連懸不絕良篠

竹箭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會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 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穉穉也三輔故事曰連懸四百餘里清漣已見止文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旋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 且為樹粉檟無令孤願言
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向曰粉檟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為檟也

富春渚一首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善曰吳郡記

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

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也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

江中濤迂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

溯流觸礁急

臨圻

賦

阻參錯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銑曰

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也伯昏魯人古有道者臨履危而不懼也呂梁之險懸流三十仞鼉鼉之所不能游言我與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善曰溯流已見上文埋蒼曰碣曲岸頭也碣與圻同參錯謂碣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

魚鼉之不能游也

游至宜便

平

習兼山貴止託

向曰游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

有山險也言今經驗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善曰

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為隔絕

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

平生協幽期淪躓困

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微弱久露干祿請翻始果遠諾

善本作始果遠遊諾濟曰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請翻始遂於遠

心矣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弃捨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

辭曰唯草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齊

木之零落

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也善曰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

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

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

龍之蟄以存身也

善曰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

七里瀨一首

濟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游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

向日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

曰得自申晨皆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

此同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

相叫嘯

濟曰潺湲水聲沃若茂盛良叫嘯眾鳥相命聲也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良也毛詩

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叶嘯詭色殊音

遷斥存其

善本作期字得要妙 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時物則傷貶出存我幽

隱之期則為善要妙也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

請要妙也 既秉上皇情 善本 豈屑末代諂 良曰秉請要妙也

諂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責讓也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劉向雅

琴賦曰末世鎖才兮智孔寡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銑曰瀨灘名世

釣處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釣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瀨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故眾足言經此釣

處屬想其人以道濟眾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牯以為餌躡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瀨河以東蒼梧以

北莫不饜若魚也 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

同其隱遁之調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濟曰嶼江中之山也善曰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

善本作雜字

道轉迴

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

善本作正絕

孤嶼媚中川

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正絕流曰亂趨向媚好也善曰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爾雅曰迥

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雲日相輝映空水

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象崑山姿

緬邈區中緣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述也想象崑山上靈仙之姿騁騁

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騁騁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

母在崑崙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始信安期術

得盡養生年向曰安明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五言濟曰靈運在永嘉十一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唐稱疾去職

謝靈運

書曰靈運在郡一唐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

知恥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

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

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或可優負競豈足稱達生

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之理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

瑰大也情在故曰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銑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加踈拙蹇訥故辭

浮過之名善曰禮記孔子曰取名之浮於行也廬園當去栖

巖卑位代躬耕向曰廬小屋也善曰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卑位禮記曰夫

周任有疾象長卿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瘠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
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

邴生 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
自脩薄為游官而已言我皆似類 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

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
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

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
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倣

善本作 裝返柴荆 良曰恭敬承奉倣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
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於荆扉柴門

曰簡元辰而促裝柴荆已見上文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

平 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号解龜謂
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号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

平 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
元興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

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
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細文曰章 負

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

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善曰嵇康
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

棹遙還期遵渚鷺脩垆溯谿終水涉登嶺始山

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

攀 偃落英戰勝懼者肥止鑿 善本作 流歸停

濟曰遠速遵依垆野遡向曠空憩息挹酌攀取也言去宮還歸酌泉
取花自樂也雁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

習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鑿照以其不流而歸
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 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淹

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垆毛萇詩傳曰挹
斟也王逸楚辭注曰攀采取也戰勝名貴不如義止鑿明語不如嚙

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
于胃臆故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懼肉之瘦也巨

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 即是義唐化
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

獲我擊壤情 善本作聲字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義唐堯
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善曰義苑義

也唐唐堯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
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

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
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

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顛乃表其異

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顛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

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而滅也緇汚也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雖抱中孚爻猶

勞貝錦詩

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云有孚攣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

濟

言我寸心若不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善曰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蟻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翰曰日月喻天子言

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內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團會

善本作團魯字

至也晨裝旦飾行裝也搏持也會颺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行李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征颺已見上文

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

還時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嘉今適臨川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

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迢迢萬里帆

善本作萬里帆

茫茫終何之所之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茫茫乎何之忽乎

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

濟曰羅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

賦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疑 善本作嶽字翰曰三山蓋萊方丈瀛洲也九疑山名

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 善曰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 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朝暮

言近也悽悲也其助辭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

其辭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柏不為

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已也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濟曰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 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

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

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

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竝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斷絕雖殊念俱為歸

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 善曰廣雅曰欵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 追尋栖

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善曰廣雅曰欵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

不怨秋夕長恒 善本

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 善曰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滂後漢書曰光武其嚴光偃卧縱恣而

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

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上聲向曰於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

夏時可游故若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竿竹挺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 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故懷 善本作 叵新歡含悲忘春暖 濟曰叵不可也言懷故山不可得為

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 善曰言春暖當喜為 悽悽明月吹

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

惻惻廣陵散

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並琴曲名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

曰聽廣陵之清散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良曰訴告也危柱

哀以敘其心

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篋篋賦曰陵危柱以頤頤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篋間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作一首

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祈岸

屢崩奔

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波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

之乘月聽哀狄秀浥

於露馥芳蓀濟曰狄狄類其聲哀也浥濕馥香也

芳蓀草名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狄之響濕露而行為翫芳蓀之馥狄雖也說文曰浥濕也春晚

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翰曰秀色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洞名

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一言之善曰張僧鑒尋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

里窮於松門東西四

千里青松徧於兩岸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良曰我所經三

江九派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

善曰尚書靈物各珍

怪異人祕精魂

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祕其精魂不可見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魂

金膏滅明光水碧

流温

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温潤而不見善曰穆天子

絕念彌敦

齊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善曰言奏曲翼以消

夏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翰曰華子期角

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善曰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岡麻源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

期者祿里弟子翔集
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良曰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

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銅陵映碧澗

善本作澗字

石磴瀉紅泉

銑曰銅陵碧澗山澗

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山中流出故其色紅也善曰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時曰評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

然銅陵亦近山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向曰隱淪肥遁皆幽

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又仕故云

險徑無測度

天路非術阡

濟曰術阡道也言山絕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

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遂登群峯首邈若外

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

翰曰登升筌迹也謂外衆山之高邈而入

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去有蹤迹而已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外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凡

立留不死之舊卿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

百代後安知千載前

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銑曰且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善曰言古

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克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

勅

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字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

跼履艱難也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儉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躅毛萇詩傳曰躅曲也鄭
玄曰躅可畏懼之言也
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

楫棹秣栗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
朱鼈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

子曰楚和氏得璞
王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

名善曰漢書曰沛公乃
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陽城縣名三川河洛伊即洛陽也
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
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

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寶命碑曰應
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歲
伊澥絕

津濟臺館無尺椽
向曰伊澥皆水名由時亂故津濟斷絕
臺館盡毀故無尺椽
善曰伊澥二水

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
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宮陛多巢穴城闕生

雲煙
翰曰言其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
善曰言王道被於
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書令歲曰補我衣闕闡我王猷毛詩

曰曉行之人又
陰風振涼野飛雲
善本
作雪
瞿
窮天

督亂窮終也謂終歲之天時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
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

也呂氏春秋曰季冬
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銑曰引

善曰引猶進也漢
書曰上置酒沛宮
隱憫
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貞威遲馬行自煩勞也
善曰楚辭曰隱憫而
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
遊役去芳時歸

來屢徂僇
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僇失期也言我以冰雪所
苦故歸來屢失期也
善曰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

往而僇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成
本則
也言已隨俗之心夕已

除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之節如蓬之性非
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
善曰言已有蓬

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
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
篇曰吁嗟此轉
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良曰自洛還
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惟悴征戍勤銑曰眇默遠良軌車跡也征行

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善曰楚辭曰登

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北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

後軍也 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

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濟曰徒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

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良曰故

丘隴慎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國謂梁

肩幽閩黍苗延高墳銑曰謂遭晉亂也墳墓毀撤銘誌遺

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失木石交橫塞於泉戶如有關閉延

埋滅尊貴誰獨聞良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

君尊貴乃如是乎言貴賤貧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善曰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

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堙

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也

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躬翰曰曷何躬深也 善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

作一首濟曰延年為始安太守徵為侍郎與湘州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貞外常侍出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良曰江漢二水名衡巫二山名

三湘淪洞庭七澤藹善曰左氏傳曰楚昭

荆牧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陂號為三江二

亦楚也牧則陶牧地名 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

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

謂建

顏延年

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

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

荆牧 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陂號為三江二

亦楚也牧則陶牧地名 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

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

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
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
經塗土延舊軌登闕

伊訪川陸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闔城也善曰周禮曰國中經

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巨鄭玄周禮
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
水國周地險河山信

重複翰曰周市復疊也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

必無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園于曰濟曰雲夢澤名京

皆楚游觀之地善曰尚書曰荊州雲土落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
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却倚懷舊城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

昭王遊於荆臺司馬子期諫曰
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
清雰芳霽岳陽曾暉薄瀾

澳於六切向曰雰氣也霽雨止也會暉曰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

曰山南曰陽爾
雅曰澳隈也
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銑曰遠風謂古

極千里傷春心善曰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颺自遠
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萬古陳往

還百代勞起伏向曰往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設存沒竟

何人炯介在明淑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直

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
堯舜之耿介三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
請從上

世人歸來藝桑竹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藝種也善曰論

也執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善曰集曰上潯陽還都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銑曰南陵地名蘆洲洲名善

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
川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
客

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崩波猶奔

崩言客行既惜日月兼
崩波之上不可少留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

夕雲起獵獵晚善本作風適疾由翰曰早路早取路也畢

鱗鱗雲見獵獵風聲適疾騰沙鬱鬱黃霧翻浪楊白鷗浪

也善曰廣雅曰適急也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善曰鷗水鳥也登艦眺淮甸掩泣望荆

流銑曰艦檣舳也眺視也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太息而掩涕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向曰絕極也善

還合俄思甚兼秋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

也毛詩曰一日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向曰昭自責已

不見如三秋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誰令之古節貽此越鄉憂

善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善曰周書曰古節貽此越鄉憂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善曰鄴

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善曰宋孝武之江路詩曰山

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

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善曰楊雄交川箴曰交州蒞訶水與天際應劭

樹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

搖孤游昔已屢翰曰承長也搖搖不定自屢數也善曰毛

歎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濟曰滄洲洲名隱者所居

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

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躑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向曰躑喧也至此乃與塵游隔

傳曰景公謂晏子曰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銑曰陶

子之宅秋隘躑塵不修德家富三倍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

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犬豕不擇食故肥而死無幾被誅也眺言我

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

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

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於

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昔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一首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向曰亘長也合沓高與善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

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隱淪既已託靈

異居

善本作

然樓

翰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善曰樓俱字

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

齊曰屬及迴曲也善曰

交藤荒且蔓樛

枝聳復低

獨鶴方朝唳

饑颯此夜啼

泚雲已漫漫

善曰

雨亦淒淒

向曰泚猶舒也漫漫雲布白淒淒雨落

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

翰曰言

緣源殊未極歸徑窄

鳥如迷

要欲追奇趣

即此陵丹梯

源徑路窄深也

皇恩竟已矣

茲理席

善本作

無睽

若天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謝玄暉

善曰五言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

薄游第從告

愚閑願罷歸

翰曰薄游薄宦第且也從告

休謂之名閑靜也善曰孫

薄游第從告

愚閑願罷歸

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

薄游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

薄游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

薄游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

薄游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

乞骸骨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濟曰司馬相如歸家貧素與臨叩令王吉

善於是相如往王吉舍臨叩都亭而相如工於文章歌賦以自樂也

許劭字子將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豪俠休濮陽令車騎甚衆

入郡界曰吾輿服豈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騎歸家眺言我歌賦有

似相如而車騎乃非素紹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

叩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叩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

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

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

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

不可暫去也善曰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賦賦伊川已見上文

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流以寫水也

江

葭稍靡靡江茨敢復依依

善曰毛詩曰葭蒹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茨亂

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

田鶴遠相叫沙

鴉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岫亦山也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

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良曰賴此盈罇酒含光景而望方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

曰穉康秀才詩曰白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

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閨

舍本作閨說曰微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

重字

偃郊扉

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歲華春有酒初服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浹岸

善曰王粲

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
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代何
白日麗飛甍參差

皆可見銑曰甍屋簷也參差連維良善曰吳郡賦曰餘霞

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暄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向曰覆蓋蓋英華也翰曰言

那鄴湛贈任處立詩曰行矣大言別易會難王粲七
哀詩曰何為久淫滯詩曰懷哉懷哉蜀月余旋歸哉

許淚下如流霰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恨也何許謂不見也

有情知望鄉誰能鬪音軫善言不

不變向曰

京路夜發一首銑曰又自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揚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敬

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楚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廣雅

日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曉星正

寥落晨光復決鳥泝莫蕩切翰曰寥落稀疎與決泝不明

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浪曰團露垂良金

故鄉邈已復山川脩且廣濟曰復遠脩長也善曰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

躬每踖局躋脊瞻恩唯震蕩銑曰文奏謂官簿書懷

行矣倦

路長無由稅歸鞅翰曰稅息鞅駕也善曰陸機贈弟詩曰

草也鞅於兩切鞅都達切

望荆山一首

江文通

良曰淹時校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善曰沈約

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

南關繞

善曰沈約

桐栢西岳

善曰沈約

出魯陽

善曰沈約

寒郊無留影

善曰沈約

日懸清光

善曰沈約

悲風繞

善曰沈約

重林雲霞肅川漲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晏君如何零

善曰沈約

淚沾衣裳

善曰沈約

玉柱空掩露

善曰沈約

金樽坐含霜

日淚下沾衣裳

善曰沈約

使豔歌傷

善曰沈約

一聞苦寒奏

善曰沈約

載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而掩

善曰沈約

再字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時若一聞

善曰沈約

苦寒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也

善曰沈約

苦寒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日發漁浦潭一首

丘希範

善曰沈約

漁潭霧未開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擢歌發中流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村童忽相聚

時一望詭怪

善曰沈約

石異象嶄絕

善曰沈約

藤垂島易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傍

善曰沈約

善曰沈約

信是永幽栖

善本作棲字

豈徒暫清曠

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游而已善曰謝

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未幽栖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坐嘯昔有委卧治令

善本作今字

可尚

濟曰後漢岑暄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引農成瑨俱坐嘯漢武使汲黯卧理淮陽淫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善曰坐嘯卧治並見謝玄暉在郡卧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

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泄見奇山

銑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晚泄謂暮年臨賦善曰毛萇詩傳曰

蒞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

白雲在天

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崖萬文壁立霞剝謝

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淺音善

淺字向曰漫漫平流良濺濺淺流急良善曰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

野棠開未

落山櫻發欲然

翰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也

忘歸屬蘭

杜懷祿寄芳荃

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善曰楚辭

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眷言採三秀乃徘徊

徊望九仙

良曰三秀芝草名九仙仙法名言我終當顧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善曰楚辭曰東三秀於山

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

好一首

銑曰新安郡名京邑丹陽郡也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

東流為折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善曰廣雅曰珍珍也

洞澈隨深淺

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停

善本作喬字

樹百丈見游鱗

向曰皎鏡

清明如鏡七尺曰刃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

水滄浪平有時濁清濟涸無津翰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足夏禹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固胡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石自斯謂此水磷磷水中

以潺湲沫善本作水字霑君纓上塵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

軍戎

從軍詩五首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魚魚及五子降十二月至

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善本作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

得久勞師向日謂曹公神武必不勞師旅也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翰曰關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濟曰獯虜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

遺良曰邊賊謂張魚拾遺言易也善曰漢書梅

山酒肉踰川坻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

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軍中 善本作人字 **多餼饒人馬皆**

溢肥 向曰飲厭饒餘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說文曰饒飽也 **徒行兼乘還空出**

有餘資 良曰徒步乘騎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拓地三千里**

往返速如 善本作若字 **飛** 翰曰拓開拓也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

旅嘽嘽如飛如翰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濟曰鄴魏毛萇曰疾如飛也 **晝** 善本作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 **日處大朝日**

暮薄言歸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

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 銑曰賓孟商郊見雉者曰憚其為犧也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晉公子謂秦伯曰重耳之事君也若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君庇蔭膏澤之使成嘉穀

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祭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庶黍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恩之實也揮布也善曰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

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善曰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七依曰霏若膏雨之潤良苗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 善本無不能效此二句

沮溺相隨把鋤犁 向曰伊尹負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

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 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

以詳刑之事厲嚴也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

曰建安二十一年 **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曹公也桓

從征吳作此四篇

也非

也非

也非

也非

也非

也非

也非

也非

也非

桓武自東南征謂征孫權 善曰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逃彼

南 况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 銑曰被偏也 善曰國語外曰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 善本作 情拊衿倚舟檣

眷眷思鄴城 向曰時繁從軍 善曰漢書公孫攬曰累足撫襟埤蒼曰檣帆柱曰檣韓愈詩曰眷眷懷歸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 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婦歎于室繁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 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垓婦歎于室毛萇曰垓螻冢也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 善曰毛萇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婦歎于室繁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 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垓婦歎于室毛萇曰垓螻冢也

恒 善本作 寧 濟曰此繁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 善曰 昔 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

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銑曰詩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齡年徂往也 善曰毛萇詩序曰周

公東征三年而歸 今我神武師暫 善本作 往必速平奔余親睦 銑曰神武謂曹公也 康平謂平孫權也 親睦 親戚也 善曰左氏傳樂盈曰陪臣書能輸

恩輸力竭忠貞 親戚也 善曰左氏傳樂盈曰陪臣書能輸

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懼無一夫用報我素 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餐誠 向曰無能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 夙夜自忤 善曰 將秉 善曰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思逝若抽縈 翰曰忤性歎息也 逝往也 抽縈如緝縈 將秉 善曰廣雅曰忤忤既也 昔耕切

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良曰漢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 聞金聲而退言我將被羽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善曰東 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 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 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濟曰謂孫權為 夷者務願毀敵 方舟順廣 善曰 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川薄暮未安坻 銑曰方並也 安坻謂繫舟於岸 善曰 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 餘 暉言將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飛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 月 在野鄭玄 謂蟋蟀也 征夫心兩 善本作 懷悽 善本作 愴令吾悲

善曰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謂戍守之地 **下船登高防草露露我衣**防高

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迴身赴牀寢**

此愁當告誰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 **身服于戈事豈**

得念所私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 **即戎有授命茲理**

不可違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向曰白馬津河津名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

道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善曰毛詩曰河上平道遙 **連舫踰萬**

艘帶甲千萬人良曰言連舫兵甲之多也艘舫船名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

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土帶甲二萬人 **率彼東南路將定**

一舉勲銑曰率循勲功也將定一舉平權之功也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

可成也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向曰幄帳也聖君謂曹公善曰漢書高祖曰

恨我無時謀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

諸具官臣濟曰祭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才而具官位之臣善曰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良曰漢光武賜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平伍之名鞠躬故懼息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中微少畫策亦無能陳設善曰論語曰入公門鞠躬

許歷為完士一三言猶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

敗秦銑曰趙奢將兵救韓軍士許歷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歷即得趙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完士猶凡士也善曰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諫以軍事諫趙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自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歷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

檀人向曰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

又段三三卷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之河之于今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雖無鈇刀用庶幾奮薄

身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異立鈇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戲曰

槲朽摩
鈍鈇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濟曰悠悠長也靡靡愁良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善曰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

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良曰榛叢由從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曰日聚木曰

榛藿桓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

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游銑曰藿蒲葭葦皆水草名向

客子多悲傷美之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誰人也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濟曰言村

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翰曰曹公

館宅充廊宇橋竟野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

女善本作滿莊音仇協韻作本作熹字良曰充亦滿也郭

自非賢聖善本作國誰能善曰韓詩曰肅肅

享斯休銑曰賢聖謂曹公享當也善詩人美樂土雖

客猶願留向曰詩去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謂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顏延年翰曰宋文帝時郊祀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濟曰夤敬威畏也寶命天命言天子

炳海表岱系唐胄楚良曰

炳良曰

炳良曰

炳良曰

炳良曰

炳良曰

炳良曰

炳良曰

也曹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靈監睿文民屬蜀睿武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徐州之境靈監睿文民屬蜀睿武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鑒

私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敘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亘地

稱皇罄天作主翰曰見偏罄盡也善曰燕然山銘曰復其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月寤充來賓日吹奉

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月寤充來賓日吹奉

土濟曰寤寤也月寤西極日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善曰甘泉賦曰西階日淵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窟窟土

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各穿地為寤曹植玄暢賦曰緹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

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下月土歸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日言天子布開政教之以

正月上日也禮交樂舉和之至也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六

典職事九官列序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天接聯而事於此

羅列皆有次序善曰周禮以官府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職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

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皇繇作士師

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善曰周禮有牲全在滌有絜在俎

體完曰牲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也善曰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字中所

披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以薦善本薦主舌以

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善曰周禮以薦善本薦主舌以

曰受神人之福祐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濟曰維繼帝天饗祭也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祭祀之事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

禮行宗祀敬逢

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幸孔曰天子有事于禮行宗祀敬逢

郊社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稷種之種

禮行宗祀敬逢

郊禋

銑曰禮行敬遠謂徧禮也宗祀謂先祭於祖郊禋謂祭祀於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應劭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善曰漢書曰金枝秀華

陟配在京降德在民

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謂大王王季文王

夜高燎煬晨

濟曰漢家以正月上辛祠甘泉以昏時及

奔精照

昭字善本作夜祠到明而終也常有流星經於祠壇奔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煙煬

陰明浮爍沈

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樵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

祭深淪

銑曰宋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為陰明浮爍謂其光

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良曰沈鄭同農周禮注曰祭祭名也

告其成功以報於天

善曰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

御車使星驂乘善曰月御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

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於天故云遠興也天俾起自

樂府上

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樂府四首古辭

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

飲馬長城窟行

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

婦人思夫故作是行行曲也

善曰麗善長水經

善曰麗善長水經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又段三十七卷

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成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畔草善本作邊字**絲絲思遠道**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絲絲心不絕也

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絲絲細微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宿**善本

作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

異縣展轉不相見善本作可字向曰昔夜也展轉反側也善

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

媚誰肯相為言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

大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乎小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己以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善曰枯

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客從**

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向曰相思之其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

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為書多書於絹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中竟**

何如善曰說文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銑曰何如謂何言也

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也

君子行平調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撝不履見猜之地瑟有三調平調清調側

調此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翰曰納取也取履疑盜瓜正冠疑盜李也**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

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

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

握髮後世稱聖賢銑曰白屋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

以待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適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

何長

翰曰燭照也耿耿夜深長自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風吹閨闈羅幃

自飄颺

濟曰闈門也善曰毛詩傳曰闈內門也

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

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濟曰安何也徘徊彷徨皆時行不止自善曰長門賦曰屣履起而彷徨

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

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

高吟舒憤訴穹蒼

銑曰穹蒼天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平調良曰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當早崇樹事業無貽

長歌行

後時之歎善曰崔劼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卜二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云一艷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陽春布德澤萬物吐光暉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傷悲

怨歌行一首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

乃字

善本作

傷悲

固庶益

善本

乃字

進見成帝崩婕
妤充園陵薨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官始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好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故有長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少有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

善本作皎字

絜如霜雪

翰曰紈素細絹出於齊國善曰漢書曰

歡扇團團似明月

良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善曰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裁成

善本作為字

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濟曰君愛幸有如此善曰蒼頡篇曰恨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

出入

恐秋節至涼飈

善本作風字

奪炎熱

銑曰懼寵之移善曰古

棄捐篋笥中

向曰果見遺擲矣

恩情中道絕

篋笥盛扇之箱

黃華葉衰炎熱氣也

樂府二首

短歌行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得此此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凡樂府詩古皆有詞

魏武帝

翰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

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書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謚為武皇帝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

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為郎遷南頓令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也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

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

慨當以慷

銑曰慨慷歎也向

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曰杜康古之造酒者

在此篇斷以為酒名未知孰是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

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俱在學校之中青衿青領者也其心悠悠謂相思也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詩國風也但為君故沈

吟至今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為知友也沈吟喻深思之意呦呦鹿鳴食野之

苹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濟曰詩小雅也華萍也鹿得萍草呦呦而鳴相呼而食喻

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故引是詩也以結義於文之意無妨害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華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

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華藉蕭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丁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之光誰能掇去向曰中謂中心善曰言月之

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曰掇拾取也猪劣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翰曰阡陌皆道也南

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契闊談里語去越陌度阡更為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

讌心念舊恩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舊情也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月

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銑曰以喻大賢出而

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當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之必至亦如烏鵲而樹求其可託之枝善曰月明已上四句喻

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向日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

慕此因為戒焉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王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

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上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而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謙曰河長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清調翰曰謂因行遇寒而作也古曲有清調善曰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

之摧濟曰艱難也巍巍高自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登陟北山車輪為之摧毀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

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

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樹木何蕭索善本作北風聲正悲能巖

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善曰毛詩曰雨雪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善曰佛鬱憂水深橋梁絕中道

善曰本無宿栖

善曰楊雄琴情感失故路

善曰本無暮無所

善曰本無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檐囊行采

善曰本無薪

善曰本無斧冰持作糜

善曰本無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善曰本無苦哉行

善曰本無上山采薇薄暮苦饑

善曰本無野雉羣雉

善曰本無野雉羣雉

善曰本無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善曰本無知

善曰本無人生如寄多憂何為

善曰本無今我不樂日

善曰本無湯

善曰本無湯

善曰本無似客游

善曰本無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驅聊

善曰本無對

善曰本無我

善曰本無蹲

善曰本無虎

善曰本無豹

善曰本無夾

善曰本無路

善曰本無啼

善曰本無谿

善曰本無谷

善曰本無少

善曰本無人

善曰本無民

善曰本無雪

善曰本無落

善曰本無何

善曰本無霏

善曰本無霏

善曰本無對

善曰本無我

善曰本無蹲

善曰本無虎

善曰本無豹

善曰本無夾

善曰本無路

以忘憂

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善
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毛詩曰載馳驅歸言衛侯楚辭曰聊愉
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樂府二首

燕歌行

濟曰燕地名此婦人思夫之意善曰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
辭起自此也
佗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
悲哉秋之為

君客游多思

善本
思斷字
良曰憂思結於心腸善曰禮記
曰女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
其辭歸又曰雁雍雍而南遊
日仲秋之月鴻鴈去玄鳥歸鄭玄

留寄他方

銑曰慊慊心不足兒善曰鄭玄禮
記注曰慊良不滿之貌也口筆切
賤妾榮榮

守空房

善曰單也
憂亦小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露

衣裳

向曰婦人自謙而
兒善曰古詩曰
下露衣裳
援琴鳴絃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

翻曰援引也清商秋聲善曰宋玉風賦
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
流

明月皎皎照我

以皎照我
恨
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婦人自
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
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大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之

樂府詩四首

笙篴引

齊曰笙篴樂器名引
曲也此詞亦欲使知
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善
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
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
也因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游者

吾能尊顯也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良曰膳食烹煮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

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

陽阿奏奇舞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

京洛出名謳

向曰漢成帝趙皇后屬陽阿公主家學舞者京洛

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翰曰爵酒杯也庶羞眾味也善曰

漢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一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共庶羞二十品

主稱千金

壽賓奉萬年酬

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以十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尤非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西流盛時不再來

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百年忽我適生存

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口色也翰曰適猶疾

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憺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適終也

先

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善曰先民古人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

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名都篇

銑曰名都邯鄲臨菑之類也居篇之首故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

之樂而忘憂國之心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善曰王逸勗

善本光字

且鮮

向曰妖美也京洛都被衣鮮新也善曰王逸勗

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

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閒翰曰郭外曰郊古

長楸善曰漢書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馳驅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未

也攬弓捷鳴鏑善曰儀禮曰司射晉三挾一鄭玄曰指捷也楚甲切漢書南山銑曰捷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

飛為向曰接射也為鴟歸我妍翰曰咸皆工能宴平樂美

酒斗十千濟曰平樂名酒美膾鯉膾子胎鰕炮

字鱸膾鯉膾謂解詰曰膾少噓儔嘯匹侶善本列坐竟長筵濟曰噓嘯

宰夫膳能噓儔嘯匹侶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向曰連翩

尚乘域跋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倉解詰曰鞠毛丸可踴戲

賓客辨士說王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也言此者以喻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

何善曰舞賦曰駘驪而歸雲散城邑

美女篇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

求終不能屈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西音先協韻善本作間字

日閑雅也上林賦曰妖采桑歧路西

治閑都又曰閑幽閑也采桑歧路西

也冉冉動貞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翻飛飛只結也善曰擁袖

卷袂也頭上金爵釵霄佩翠琅玕濟曰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

王善曰釋名曰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良曰交絡也珊瑚亦珠也木難碧色珠也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

也大秦國珍之羅衣何飄飄善曰本字輕裾隨風還顧

眇遺光彩長嘯氣若蘭向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行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

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翰曰休止也善曰慎子曰毛齋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襖

祝曰懷秀女使不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濟曰端闈也重關重門言結閉也善曰爾雅

高門結重關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游曲臺臨容華耀朝日誰不

希令顏向曰希慕令善也善曰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陸君

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銑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以玉帛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

求賢良獨難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難技以喻君子非禮不苟合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子衆

人徒善本作何字嗷嗷安知彼所觀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子盛年處房室中夜

起長歎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乎向曰盛年之人既不和偶則中夜起歎息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至矣善曰蘇氏答李陵

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雅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白馬篇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善曰歌

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銑曰羈連也連翩馬馳自善曰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

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向曰幽并二地名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翰善曰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宿昔秉良弓楛

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善曰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

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也

善曰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

戶矢何參差濟曰秉執也括矢竹箭也參差未射在手時也

氏貢措矢子曰肅慎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良曰控引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

言妙皆能摧破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

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猱言馳騫也善曰凡物

捷疾也剽猛也螭猛獸也善曰螭邊城多警急虜騎善本

子虜數遷移翰曰謂匈奴逼邊也善曰羽檄從北來厲馬

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濟曰羽檄徵兵之

隄望寇也銑曰踰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

也侵弃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向曰端際父母且不

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名在善本作壯士籍

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良曰捐弃

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且不若王子城也

王明君辭一首并序

石季倫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全謝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

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遇害也善注同

王明君者本為善本作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本作焉字向日昭君后妃之位也晉文帝諱昭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善本作

君配焉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

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恩翰曰烏孫國名

其王使獻馬於漢願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焉琵琶
樂名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
為公主以妻烏孫焉其送明君亦善本有必字爾也其造新之善本無之字

曲多哀怨之聲濟曰自是造為新樂曲也故余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向曰我為明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善曰漢書曰

匈奴歲正月諸長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銑曰訣別也前驅引

路者抗舉也旌旗類舉之引路則發行也僕御涕流離轉馬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旌後乘抗旌

悲且鳴良曰流離涕流自轉車轅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

哀鬱傷五內泣淚霑善本作珠纓善曰李陵詩曰行

行行日已遠遂造到匈奴城善曰造至

延我於穹廬加我闕延氏古名

向曰穹廬種帳也闕氏單于后名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

曰旃帳也闕氏如漢皇后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善曰殊類異類

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良曰羞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

以苟生濟曰默默隱忍自苟且也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

身亦何聊積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

思常憤盈翰曰盈滿也善曰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願

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善曰魏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善曰魏

中王今為糞上英銑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回行良

朝華不足歡甘與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

并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甘以其身與

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中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

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
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
善曰漢書張禹曰有愛女
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為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

類此觀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舍
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
棲野雀安無巢
遊子為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

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

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本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與今檢管子近三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遽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

懷苦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翰曰整其車駕將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

焉善曰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勝時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過也廣雅曰將欲也

饑食猛虎窟寒

栖野雀林

濟曰言路多彊暴姦邪之人

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

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

冬為陰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銑曰崇高駭驚也善曰爾雅曰崇高也

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急絃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急絃**

無懦響亮節難為音

松竹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宜凡之節亦難擁其德音善曰侯璞

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夫之國語注曰儒下也 **人生誠未**

易曷云開此襟

善本作於濟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未

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善曰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

懷抱也

君子行

翰曰前有比篇其意略相類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與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

善本一作險而難向曰夷平易也天道故險難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 **休咎**

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

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協韻翰曰疾惡也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

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入迷或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

近火固宜執履冰豈惡寒

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近讒佞亦致禍難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
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讒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
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
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
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
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饗之孔子望見回
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絮
欲饋回曰不可向者食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所持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食煤煙塵
也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善曰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
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王
上臺視之後母取蜂數十衣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
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
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
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
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絮故饋顏回對曰
不可嚮者食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
矣目猶不可信所持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
矣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食煤煙塵也食讀作臺入猶墮也

逐日尚何有弃友焉足歎

可恨固不足歎也 善曰傳毅七激曰閻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
辭亦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
焉鄰立曰道絕 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
者并恩舊也 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
之至而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
錄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天損未

易辭人益猶可歡

之可為歡也 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受
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憐也莊子孔子謂顏回
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天損未易辭者唯安之故易也
所立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
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立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取相與社而稷
之儻與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
途安之甚易此以吉 即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即
以里轍故辭之實難 即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即
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
之在禍福而已也 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

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良
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良

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
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
析之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

濟曰苦天下征伐也

苦哉遠征人

飄颻

善本作飄字

窮四遐南陟五嶺顛北

戍長城阿

向曰飄颻遠行自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

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

底崇山鬱嵯峨

翰曰崇高也嵯峨高自

谷深

善本作無

奮臂攀喬木振跡

涉流沙

濟曰詩曰南

西被流沙振舉也

善曰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為

隆暑者固

有喬木書曰

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焦

鮮藻寒冰結衝

良曰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苛酷

波

藻華也焦鮮為花熱也結衝波水終為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

如雲屯越旗亦星羅

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

吳為不道敢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

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

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

鋒謂兵刃也鳴鏑箭名

朝餐

不免胃夕息常負戈

善本作不免胃夕息常負戈

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

何

豫章行

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為之以敘人代苦

汎舟清川

渚遙望高山陰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

山之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迹也善

曰廣雅曰軌道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

異林

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

尚然沉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

也昔岷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善曰古上

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斷絕不長兄弟有兩

三人小弟魂摧獨貧家語曰孔子在衛味且晨興顏回待側聞哭者

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者而

已矣又為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

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為其往而

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

之長決子曰回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向曰悼傷也

善於識音矣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向曰悼傷也

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

寄世將幾何日昊無

停陰翰曰昊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善曰尸子老萊子曰

人生於天地之間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

日昊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濟曰前月後塗謂性命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促促薄暮景

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躋躋而過中

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

心鏡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善曰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

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物累必淺有短近之

智能不至於深乎善曰說文曰嬰繞也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翰曰行

苦寒行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善曰或曰北上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艱

善本作難字

俯入穹谷底

仰陟高山盤

向曰北稱幽也朔北方也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

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凝冰結重礪善本作澗字積雪

被長巒良曰被覆巒山也善曰爾雅曰巒山陰雲興巖

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囀音歡善本作喧

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平善本作嘆字銑曰憑依也嘯

憑依也上林賦曰玄後素雌善曰春秋元命苞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上歡

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踈也善曰離思固已矣善本作寤

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善曰恒苦寒濟曰莫無劇

不足負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增悲善曰曹子建雜詩曰

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立禮記注曰慊恨

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

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陰善本作馬不前往問陰山嶽勁

虜在燕然良曰陟升也陰山山名侯伺望者勁疆也虜匈奴也

陰山解朝曰西北一嶽范曄後漢書曰寶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

遷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善曰鄭立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仰憑積雪巖

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向曰憑猶澄也善曰

徒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善曰檢狁匈奴

凶器無兩全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兵者凶

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

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銑曰克勝捐棄也善曰將遵

甘陳迹收功單于旃良曰遵奉也漢甘延壽為諫議大夫

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收取

也單于匈奴君也旃旗類也 善曰漢書曰甘延壽字君况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至西城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旌旗也

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 向曰師入曰振旅橐街蠻夷首於橐街 善曰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籛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濟曰皆假言之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

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向曰君謂機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銑曰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

拊膺攜客泣掩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淚敘溫涼 向曰敘別離之歲月 善曰列子曰拊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

借問邦族閒惻愴論存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 善曰毛詩曰言族言歸

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零 濟曰舊齒者老也 善曰曹子建筵篔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元口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也

市朝 善曰古出

互遷易城闕或丘荒 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

墳壟日月多松柏鬱鬱芒芒 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芒芒盛負 善曰仲長子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翰曰崇替廢

傷 濟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君子有所思行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

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良曰謂登北邙塋晉都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

駕楚辭曰結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向曰一塵一家

幽蘭而延佇里漢書注曰塵謂城邑之居也

甲第崇高闈洞房結阿閣翰

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闈門洞通結連阿大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有

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尚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濟

湛湛水平白草木叢生曰薄邃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蘭為室柱為梁楚辭

曰蕝阿拂壁羅幃帳淑貌色斯外哀音承顏作良曰淑美

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冒於上

也哀首亡國之音善曰言淑白以色斯而見外哀音亦承顏衰而

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人生誠行過善本作容華隨年落向曰言

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出然而凋落也善曰楚辭曰

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善哉膏粱善曰膏粱之性難止也賈

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故其性難止也

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冥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濟曰黃

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傳云冥安醜毒

不可懷也以冥安比之醜毒也言懷此二者自取消毀其身今之貴

者曾不警懼善曰左丘明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冥安醜毒不可懷

也杜預曰以冥安比之醜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

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無以肉食資取笑

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

之居也五隣為

翰

曰

濟

曰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善曰鄭德

甲第崇高闈洞房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

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尚

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蘭為室柱為梁楚辭

曰蕝阿拂壁羅幃帳淑貌色斯外哀音承顏作

良曰淑美

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冒於上

也哀首亡國之音

善曰言淑白以色斯而見外哀音亦承顏衰而

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人生誠行過

善本作

容華隨年落

向曰言

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出然而凋落也

善曰楚辭曰

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善哉膏粱

善曰膏粱之性難止也賈

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故其性難止也

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廣博矣

善曰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

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故其性難止也

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傳云冥安醜毒

不可懷也以冥安比之醜毒也言懷此二者自取消毀其身今之貴

者曾不警懼

善曰左丘明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冥安醜毒不可懷

也杜預曰以冥安比之醜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

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

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

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

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

銑曰此為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篇

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善曰漢書禮樂志

曰齊謳負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

負背爽明也

善曰禮記曰

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是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

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

齊

濟

曰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欲更晏子之宅曰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翰曰控引請更諸爽塏之地

高之處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傳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鷗崇或為嵩非也東

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濟曰姑尤二水名聊攝二縣名皆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

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南都賦曰百品千名

孟諸吞楚夢百二倅秦京良曰齊之澤名子虛賦云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在於曾中若秦齊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焉故云百二倅秦京倅等也

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曾中曾不帶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

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

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惟師狹

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倅齊等也

惟師狹

東表桓后定周傾

濟曰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謂太公也季札觀樂乃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平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

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謂齊曰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

曰定傾扶危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翰曰迭遞盈滿也其

乎晏子曰使賢人若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也而為流涕是不仁也鄙之以為未得至人之情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

照四時代御王符替夫論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向注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善曰論語荷簣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

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

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良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

齊侯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季

莚逢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而無死則爽鳩之樂非君所願也苟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

也君何得為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凌因之蒲姑氏行
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若所願也荊助華切行
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銑曰行行漸去自長存之事非由
經營而得也 善曰西京賦曰若

歷世而長存羽獵
賦序曰禁御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

或曰羅敷豔歌

向曰陌上桑出秦氏女
也秦氏邯鄲人有女羅
敷為邑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
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
羅敷巧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言其後轉
相擬述也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
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
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
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
為羅敷恐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
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善曰山海經曰湯
端上也 善曰所出處暉日也

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

濟曰妖美清深淑善
也清顏清潔之類惠
好也閑謂舒緩 善曰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
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屢遂房韓
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
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 美目揚王

澤蛾眉象翠翰

平翰曰目若王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
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蛾眉曼睂目
瞻光王逸曰曼澤也睂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澤
睂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立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

良曰窈窕婉媚皆美貞 善曰張衡七辯曰淑性
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 暮春春

笑言服成粲粲綺與紈

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白 綺紈繒類 善
曰論語曾點曰暮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

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璫

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
文章之羽瓊璫王名瑤璫寶
名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雀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
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瑀璫美玉也 方

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

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善曰
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

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羽水而濯足

何繁 良曰藹藹盛貞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善 **南崖充羅**

幕北渚盈軒 田軒善曰蒼頡篇曰軒衣車也 **清川含藻**

景高岸 善本作崖字 **被華丹** 向曰藻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

景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翰曰馥馥香氣也揮舉也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播揚雅美也幽蘭曲名 善曰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社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名七盤楚舞

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綺態隨顏變沈

姿無定 善本作源 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變沈深之姿

仰紛阿那顧步步咸可懼 良曰阿那柔弱貞成皆也善曰張衡七辨曰蝓蟻之領阿那宜顧

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端 楚辭注曰步徐行也善曰爾雅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 曰扶搖謂之颺說文曰湍水疾也

可歎 良曰易云冶容誨淫言事雖不足於諫然芳春之遊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長安有狹邪行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指手足矣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 路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歧

輕蓋承華景騰 善曰爾雅曰三達謂之

步躡飛塵 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鳴玉豈樸 善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儒憑軾皆俊民 濟曰珮玉之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憑軾者

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王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左氏傳楚子王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烈

烈

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輕薄之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

飛鮮麗有如芳春善曰厲嚴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鴈菁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向曰自謂亦與朝廷之七有舊親也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

傾蓋承芳評欲鳴當及

晨

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評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善曰家語曰孔子

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前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守一不足

矜歧路良可遵

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善曰漢

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賈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公

上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銑曰若行步中

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准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

善曰揚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

蘇子曰行務應規步賞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

向曰言我試投

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緒事也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

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將遂殊塗軌要

子同歸津

翰曰津者會合之所答新知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前緩聲歌

向曰將前慕仙游冥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也仙靈聚族高

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善曰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長風萬

里舉慶雲鬱嵯峨

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

宓妃興洛

浦王韓起太華

銑曰宓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傳劉根於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

乎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

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

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王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往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

北徵

瑶臺女南要湘川娥

良曰楚辭云望瑶臺之偃蹇見有娥之佚女故謂瑶臺女也堯之二女娥

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沒於湘水言眾仙神皆見徵要會于曾城之曲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之中為湘夫人也

蕭蕭霄駕動翩翩翠蓋

蕭蕭霄駕動翩翩翠蓋羅蓋而羅列善曰毛詩曰蕭蕭霄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

羽旗栖

善本作棲瓊鑾玉衡吐鳴和濟曰鑾和皆

玉衡軌也皆在於車上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鑾以瓊為鑾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在玉衡於炎火玉衡曰衡車衡也鄭玄周注曰鑾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

揮高絃洪崖發清歌

向曰太容黃帝樂師也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人

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

善曰思立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

良曰眾仙會畢乘霞而去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

搃轡扶桑底

善本作濯足腸善

搃轡扶桑底

善本作濯足腸善

谷波

濟曰搃整也扶桑賜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搃余轡乎扶桑又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闥闔淪於湯谷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闥闔淪

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

居萬方徂而星集

長歌行

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善曰上黨太守

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經天山河帶地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銑曰日景不留

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

難得而易失也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

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

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平時不再來急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

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善曰管子
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速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
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務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衰
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
又助汝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潤捐棄也
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良曰茲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
爾雅曰延長也善曰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銑曰言歲月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也善曰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慷慨亦焉
訴天道良自然也向曰慷慨歎思也焉亦何也但恨功名薄竹帛無
所宣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述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大及歲去暮長歌承我閑濟曰迨屬也歲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

吳趨行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上風也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

詩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善曰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蘇駒處高唐而齊后善謳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四坐

竝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向曰吳王闔閭立閭門象天閭闔門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閭闔風亦名破楚門也閭門何峨

峨飛閣跨通波翰曰峨峨高自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善曰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閭闔門高樓閣道重樂承游極回軒

啓曲阿銑曰樂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窓阿角也言開窓於曲屋之角善曰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樂以相承軒長窓也言長窓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藹藹慶雲被

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泠泠鮮

善本作祥字

風過

翰曰藹藹雲負慶雲端雲也泠泠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善曰史

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飛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泠泠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

且嘉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泰伯導仁

風仲雍揚其波

向曰太伯仲雍周太王之季子季歷之兄也季歷有聖子昌意欲以季歷為太子二人逃於

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子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

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翰曰穆穆美也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襲也今而

王迹積

善本作蹟字 陽九帝功興四遐

謂後來王道積懷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吳並始大比于諸華

立也

善曰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止

曰去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

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

之所以 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

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矯舉頓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由

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 麗論曰大皇帝說文曰係

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 邦彥應運

曲 粲若春林葩

善曰國嬌手而整天頰也 應時運而至

然如春林之發榮金曰毛詩曰彼已之屬城咸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修四姓實名家

良十縣為屬城咸皆也八族陳桓呂尚公孫司馬澹臺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修大四姓實有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實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敞曰徙齊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

翰曰熙廣厚淳懿美

作等也侔此山河者謂長久也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

禮讓何濟濟流化自

滂沱

濟濟衆盛自滂沱充溢良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淑美難窮紀商摧角

爲此歌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同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摧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塘上行

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爲歌也塘堤也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去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去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濟曰江離香草也宣布也婦人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善曰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菹也

居華池邊

被蒙風雲會移善曰周易曰潤以風雨楚辭曰龍淵遊乎華池

下垂影滄浪

泉良曰藻花也王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

雷潤既已涇結根奧且堅厚與深也白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善曰毛詩曰既沾既溼毛長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猶深也

四節

逝不處繁華

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善本本作難繁華字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

隨風捐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

常全

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

妍

不惜微軀退向曰妍美也善曰莊子曰喜怒哀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者欺愚也

但懼蒼蠅前

願君廣末光照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弃但懼讒人毀我於君前善曰毛詩曰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也

暮年

願君廣末光照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善曰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悲哉行

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焉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

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鳥

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春鳴之鳥善曰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善本音字

向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翩翩飛貌倉庚亦鳥名啾啾鳥聲長引聲曰吟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蒼庚啾啾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善曰幽蘭生平通谷而長秀被平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善曰言女蘿蔓葛各

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纍傷哉客游善本作士憂之鄭玄曰葛藟纍纍而蔓之尋猶緣也

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良曰草色隨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

寤寐多遠念 善曰言已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緬然若飛沈 銑曰緬邈也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請知友也善曰李陵答蘇武書

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稭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短歌行 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耳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向曰觴酒器也

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胡初霜見日而消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調王逸楚辭曰悲歌言秋心思也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曹

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 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

來無有再發者以喻一年之中一衰老與復少年矣

顏以春暉 善曰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

蘭以秋芳 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善

辭曰秋蘭**來日苦短去日苦長** 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善

曰曹植苦笈篇曰苦樂有賦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良曰詩

魏文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暮手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樂以會興

悲以別章 向曰歡會則起其悲豈曰無感憂與 善本作子

忘 銑曰言我豈不感年節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忘其憂也子謂知友**我酒既旨我有既**

臧

向曰旨美肴肉臧善也善曰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

短歌可

善本作詠長夜

無荒

翰曰相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政事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樂府詩一首

會吟行

銑曰會謂會稽也吟猶詠也意與吳趨行同類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

善曰沈約宋書曰控撥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一角引本第二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

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兩篇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

列筵

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皆聆會吟聽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

會吟

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向曰文命謂禹也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

山故首稱也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曰書傳曰敷陳也敷績壺

冀始刊木至江汜

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

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

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歧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

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

言後背海水橫鎮於地理

善曰漢書曰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負海已見上文宋東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

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良曰山峯連接爭為千仞之高水流背向

動有百里之曲

善曰上林賦曰瀲灩

池既粳稻輕雲曖

松杞

銑曰瀲灩池水澤也曖猶暉也杞亦木名善曰毛詩曰瀲灩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瀲流貌也王逸楚辭曰曖曖

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向曰兩京東西京也三都吳蜀魏也言皆不及

層臺指中天高

善曰兩京亦西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層臺指中天高

壙積崇雉

翰曰層高山也壙牆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

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

飛鷲

作燕 躍廣途 鷓 善本 首戲清 泚 銑曰飛鷓良馬名鷓首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上良馬九匹一名飛 肆呈窈窕客 善

燕駟淮南子曰龍舟蠲首七長詩傳曰泚者也 善曰

容 路曜嫵 善本 娟子 向曰肆布也窈窕嫵娟美好貞 善曰

毛詩曰窈窕淑 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施長髻

便始數顧阮籍詠懷詩曰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

便娟好 自來彌世 善本 代賢達不可紀 濟曰自從彌多

具記將略述之 善 句踐之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良曰吳

曰尔雅曰彌終也 王勾踐平吳故云善廢興 高越棲會稽之時句踐欲往朝吳有老人

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叟 七人也 善曰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 賜句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

胥戰於就李閭間傷馬軍 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述周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翰曰范

動靜不失其道光明 梅福九江人也少學長安 王莽篡政一朝弃妻子而去後有人見梅

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 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故云出江湖漢

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故云入城市 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雲

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 可然之策七越用兵五而得意既已施於

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 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漢

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

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 其後人 東方就旅逸梁鴻去

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桑梓 慎官舍中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貢藥五胡旅獨也言獨為隱

逸後漢梁鴻平陵人東出關遂至吳 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

春伯通異之乃舍之 鴻著書十餘篇是夫其桑梓 善曰列子傳曰

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宣帝初

弃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銑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游於 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

以言之東武大山下小山名 善曰左思齊都賦

注曰東武大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向曰彈窮已止也 善曰左氏傳

晉侯曰鐘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

牽綴書百土風辭殫意未已

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

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

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百鸞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

向曰賤子人之謙稱善曰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

善曰

募到河源

翰曰寒鄉北上也將軍擊匈奴募謂投募也善曰漢書曰

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

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都陽占募

後逐李輕

善曰漢書曰李廣

軍追虜窮塞垣

善曰

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左賢王塞垣長城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

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

密途亘萬里

寧歲猶七奔

良曰密近亘長也寧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歲七度奔命善曰孔安國

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

肌力盡

善曰漢書曰李廣

思歷涼温

重子友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入州來子

存

翰曰下世謂死也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言將軍既死其下部曲與俱焉希有存也善曰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

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善曰孟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濟曰孤績獨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為論善曰荅客難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

腰鎌

廉

劉葵藿

腰鎌

廉

刈葵藿

善曰說文曰鎌

昔如鞞

古

上鷹今似檻中猿

良曰言少時如鷹上在鞞上擬攻禽

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鞞以中蔽手而臂鷹也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鞞即中淮南子曰買後檻中

徒積

善本作

載恨空負百年怨

向

棄席思君

幄

疲馬戀君軒願垂

向

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濟曰晉文公歸至河上令邊豆捐之

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

念見弃之深善曰言言怨在已若何負之

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善曰孟

子曰既竭心思焉涼温已見上文

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言將軍既死其下部曲與俱焉希有存也善曰

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慳悌君子永不能厲平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

託身於我腰鎌廉劉葵藿刈杖牧雞純善曰說文曰鎌

之舅犯哭曰邊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面目犁黑手足胼胝者有功勞而君後之文公乃止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乃以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言願得也 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夫弃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責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 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愧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邊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二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邊豆所以食也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編衣綦巾聊樂我魂詩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 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 善曰漢書

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濟曰羽檄徵兵書也有寇則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徵騎**

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鈍曰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往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郡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也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善本作強字 良曰嚴秋謂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蹏林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 公早切 **天**

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善曰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 善曰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鷹**

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善曰鷹行魚貫皆陣勢也石徑山石峻峻處飛梁絕水為浮橋以度也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鷹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入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魚

簫鼓流漢思箜甲被胡霜疾風衝塞 倒景而歷飛梁

起沙礫自飄揚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善曰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 **馬**

步 善本作毛字 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善曰西京雜記

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蹙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為鷹時危

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

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國國戰士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結客少年場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善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

相讎翰曰以錦為帶吳鉤鉤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之士善曰古曰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兵鉤越棘也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追兵一日至負劍遠行游濟曰追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鄉二十載復得還舊丘向曰舊丘謂舊里也善曰廣雅曰丘居也外高臨

四關表裏望皇州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臯南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將相夾道列王侯翰曰扶亦夾也羅亦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翰曰貴者鼎食今我獨何為培感壞感懷百憂向

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去

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稱內外也左氏傳子范曰表裏山河

九塗塗道也雲浮言高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逢旨曰冠蓋雲浮

扶宮羅

者夾道

陳也

下之貨張協飲賦曰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

方駕已見上文古

今我獨何為培感壞感懷百憂

詩曰冠帶自相索

百憂言多也善曰稽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為楚辭曰負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忘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良曰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地故敘去留之情焉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行

古辭也

傷禽惡弦騫倦客惡離聲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善曰戰

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贏與魏王射稟下更贏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贏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贏以虛弓發而下之玉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離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
將去復還善曰訣與決同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向

行貞白杏暮貞善曰左氏傳童謡曰鸛居人掩閨卧行子

夜中飯善本作飲字**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

苦酸衣葛常苦寒良曰梅不可療飢葛非寒服言羈客衣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絺兮**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

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自慰彌起長恨端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長歌欲**

苦熱行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善曰曹植苦熱

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銑曰西域有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血南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木晝夜火起阻阪也赫盛貞為南方之威色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火山赤土身熱之阪令
身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